

782.17
8324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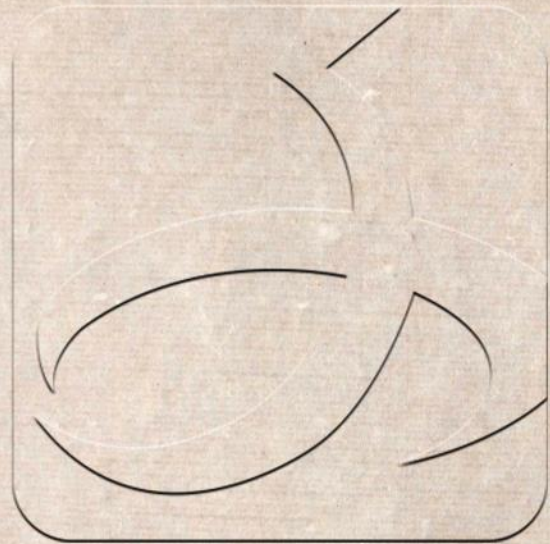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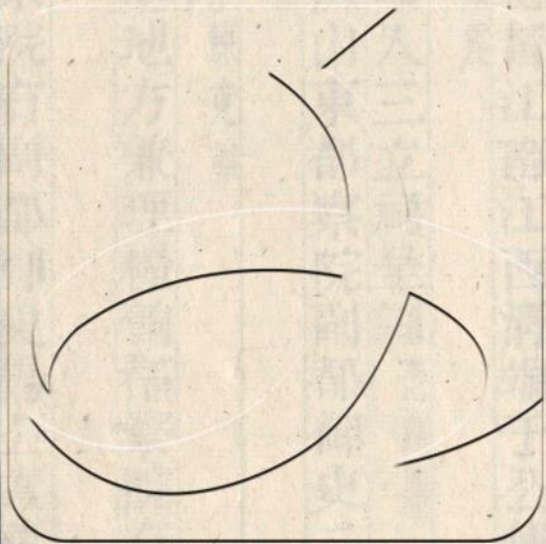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1 2 3 4 5 6 7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碑傳集

第二十四冊
康熙朝督撫



卷六十五
之六十六

1570237

碑傳集卷六十五目錄

康熙朝督撫中之上

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于公成龍墓誌銘

熊

賜履

又兵部尙書總督江南江西清端于公傳

陳廷敬

又于清端傳

戴震

又附請于清端入三立祠呈詞

范鄱鼎

光祿大夫巡撫山東都察院副都御史二等阿達哈哈番郎公永清墓

誌銘

金德嘉

又郎大中丞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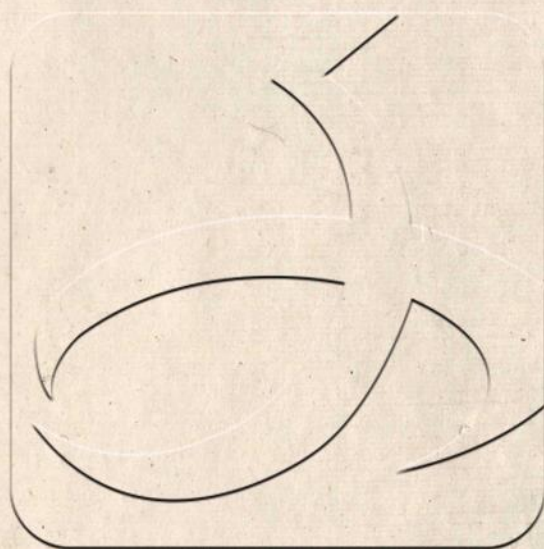
陳克峻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姚公締虞墓誌銘

徐乾學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素蘊墓表

邵長蘅代某



7850701

碑傳集卷六十五

康熙朝督撫中之上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

賜履

嘉慶錢儀吉纂錄



熊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於官卒之日金陵人為之巷哭相率炳
 香燈祭於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
 訃聞於朝天子大震悼給與恩卹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輓歸里門卜
 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予予以謂公之清德令望即海內孰不知
 之而予又辱公肺腑交與聞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謹按狀
 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山西永甯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
 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而莊
 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即嘖笑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喫辛苦
 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為學務敦實行不屑屑於詞章之末常
 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趨之順治丙

申公年四十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
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晝行於市人頗爲公難其
行公曰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遂跨蹇驢從二僮僕之任至則滿
目荒烟野狼咆哮而已公坐臥一茅廨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
月啼猿饑猩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屨出郭省農事衝烟
觸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獲雜椎髻之子且漸
知所禮義矣報最遷西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時未幾轉楚
之黃州郡丞時矣逆叛亂賊逼荆岳
國家以江漢爲巖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蕪麻
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
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爲內變人心皇
皇莫知所出公曰黃爲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臂也無東山則無黃
無黃則無襄漢卽江以北危矣天下事尙可問哉於是躬擐甲冑鼓率
義勇直搗賊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礮火燎鬚不爲動士卒爭先血戰陣
斬士榮等降其餘眾東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駐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
月遂晉本省左轄時閩海方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日會計八

郡正供及江淞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以濟饋饟仍爬梳鱗比鉤
稽出納剔革飛詭破冒那墊諸弊盡斥羨餘若干兩還民間官吏不得
名一錢軍民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卽親友贈遺惟攬
果蒲葵而已僚屬爲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食纔免饑
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享事亦不知饋遺交際欲何爲計俸入自給有
餘要錢何用聞者歎服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
天子固久知公見公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字特晉
內臺副憲巡撫畿輔畿輔固
帝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黠者假投充侵奪民田勢豪恣爲囊橐以取
奸利所在盜賊縱橫充斥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八旗莊頭尤多不受
理卽民間有訟莊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莫敢誰何惟仰天太息
而已莊頭者屯莊之頭目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伯哉若雖悍獨不畏三尺耶
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鋤豪強覈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
行惟謹公仍不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違立置之法無所
假貸自是人人惴慄無敢有干公令者而盜以息民以安滹沱易水之

開洋洋乎頌聲作矣

天子聞之咨嗟歎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之爾甯憂百姓哉

庚申春二月

召至行在所溫綸獎慰錫予便蕃御製詩篇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

滇寇平四方底定

天子念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羣吏公聞命感激

涕零曰

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八代之餘習尙浮

靡奸弊牢不可破

今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亦駭汗股栗轉

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尙如此裝飾耶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

號公者也無何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卽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騶

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臥不能出戶者長于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

遊樂之地一旦闐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鳥獸竄蓋公未入境

而江淮閒已大改觀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略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

苞苴革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閒兩江數千里蓋駸駸乎不

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爭構爲飛語以撼公公略不爲意笑曰

直道在人爾彼呶呶者惡足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

命公襍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所偶患嘔吐不食數日而卒時康

熙甲子四月十八日也公之清操姘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睹

記者數事述之黃州有巨盜一夥漏網且數載矣百方緝之不可得公

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常匿聚深山古廟中乃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

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盜見而餉之公故稱病進臥廟門內已語盜

渠願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髯因綽號楊二

鬍子與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爲行劫狀公度再不可久遂

如廁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盡縛之盜覓楊二鬍子不得則意公且

遁矣捕役械諸盜至公治所盜問役曰拏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子二

府及進見則廟中行乞人夥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爲公所策叩頭服罪

無異詞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

矣不死我而飲我胡爲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罹於法網我不能代

爲之寬念廟中一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旣乃

又泣卽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讞已成矣第不忍見汝曹之羣卽於戮

且以株連我良善爲也命昇棺若干具至竝活埋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神羣呼公爲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瀕行僅襪被一囊朝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蘿蔔數石昇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船既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甯也僱驢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各袖制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公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樹葉啖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疏苧布爲帳不能避蚊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脫亦不敢揮箠冬則皆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肩睫閒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公者卽皆指目以爲公兒女牀第閒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語亦或大呼于青天于青天云而公之歿也子以一瓣香哭公於喪次仰瞻几筵惟青燈布幔冷落菜羹而已問其篋笥則敝衣破鞞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如此嗚呼子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

爲刻覈以納於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往往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略無矯強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歎公爲真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爲不誣也公倅黃時子卽耳公名屢爲言於朝士故公亦以子爲知己初至金陵卽乘篋輿過子廬坐雙梧下握手款語論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難行爲憂子曰公而亦慮此也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餘常枉過子而子則常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興甚索頗有請告之志一日訪子於清涼精舍相對欷歔者久之其中隱然若重有憂者子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抗手而別然公歿後公友人鄭君某爲子言公近有所忤於時貴時貴實陰中之公懼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江甯郡丞朱君某亦云子聞之太息泣下以謂公之清忠獲公之遺愛也公之清忠獲公之遺愛也上而猶遭迴次且有如此自餘有志者又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耶然觀上之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

主知者良有素而

聖明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聞之也嗚乎公亦可以自慰於九原矣
公生於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
子廷翼貢生廷勤廷元竝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易名
曰清端於法皆宜銘銘曰

嗚呼噫嘻為施中之芝為驚中之騏驎之益韃繼之益馳物理既如斯
天道其易知嗚呼噫嘻廉吏不可為也而可為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又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清端于公傳

陳廷敬

公諱成龍字北溟永甯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宏治朝官至大中丞
父時煌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疆里中築堡于公先壘傍形家者言
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
築矣堡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絕人中崇正己卯副榜人

國朝仕為羅城令羅城秦桂林地故多瘴癘又獠獍頑黠不可治仕或
自罷去公喟然曰荒徼皆吾民土惟國家所使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
且羅城可遂無官耶單裝徑往羅城無城郭廬室居人數家公廨在叢
篁深箐中披草木入得微徑插籬棘為門牖虎嘯猿擲白晝行庭中陽

陽穿壞壁去公即庭中累土為几案其傍置爨一釜一盃炊烟併日召
吏民來前從容問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義申令行事吏民皆鳥言
嚶與之語心耳遠絕公解析譬曉神色愷易良久皆欣然拱聽既去則
據案讀書以數錢貰惡酒獨酌醉則隱几而臥或竟日不冠履既數月
吏民樂公坦懷益樂就當是時西粵數叛服羅城民皆竄山谷而獠獍
與大姓相仇殺民既失業則阻險為盜他令或飾威規利民益疑畏不
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拊循殘氓誠意憐惻感人人皆自至以田賦親
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甯酒
亦不買耶公感其意為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
問地方利害悉得其要領編置保甲約束獠民盜皆屏跡先是鄰獠殺
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為常至是鼓勸鄉勇將進搗其巢獠大震懼自
誓不敢犯界上歸所掠人畜夫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矣每
春時命兩獠舁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知公來
皆率婦子環公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嘉其勤而獲者
愧其惰者荒蕪者民大勸悔種穗被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俾浚
隍招民入居新築室者公手書題額或門聯以示獎異立學宮教民其

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役民俗輯和獨數大姓者負勢不爲下其人皆號總戎侯伯嘗指揮長吏恣爲殘虐公曰此曹向皆倚恃徭獠盜賊爲之爪牙一逆其心則立致亂變是故他令多匿意阿忍之今吾威令已行民服禮教此曹可令終不悛耶會一大姓執其僮子公屬致之死公訊當與杖視之已杖矣因怒謂爾旣歸之官則有朝廷法在何得先自擅刑藐官蔑法乎叱之跪將杖下之獄大姓大恐叩頭謝死罪移時始得免公乃爲陳順逆禍福之理遂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以公事至者望籬門股栗項縮無復跳踉桀驁于公庭之上者矣三年政成臺使者敕粵中令以羅城爲法公乃牒上寬征徭疏鹺引諸利弊所宜興罷者行之民愛敬如父母焉公自來羅城從僕皆散去二僕病不能去旋亦皆死羅人憐公每晨夕視問安否聞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也眾怏怏持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奔譁庭中言阿耶人來好將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我家六千里單人攜貲適爲累耳麾使去眾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丙午秋試辦事外簾公布袍數浣破被如鐵一蒼頭從眾簾官皆美服盛飾謙從

姣好公衣敝垢藍縷諸吏人皆指目擲揄之大吏夙聞公名指衣敝垢藍縷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皆相顧愕眙於是大吏委公以試事使專督之事無不精當者因與極論時事所宜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跡公掀髯抵掌詞氣激昂語有倫要大吏甚器重之交章舉公卓異在羅城七年遷知合州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爲公行之去羅城羅人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資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霖雨貲盡竟賴其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纔遺黎百餘人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騶從之費公盡除習弊畜一羸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無憐而問者顧乃欲漁吾魚吾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笑謝爲裁革十餘事公念合州民多流亡往時新歸流戶便卽力役而墾田旣熟土著訟而爭之以故集者復散公皆爲區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復三年而後同新集者旣知田業可恃爲己有而復無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月之間戶以千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江湖幽壑盜所窟巢時急盜案官文法頗

繁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盜反持長吏所忌白晝行劫莫敢何問公捕
得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皆巨盜彼恃捕後上解則牽制官吏長短
往往得脫今以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爲盜者吾將賞之否則盡吾法
諸父老願以身保者二人立命銀鐙駢首繫七賊卽諸父老前爲坑坑
之盜自是驚匿嘗草笠蹇驢微行村堡以周訪山川要害閭里之情僞
賞大盜責以捕盜自贖捕輒得無脫者四方來謁者無貴賤皆接以恩
禮延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所興舉悉中人情黃州境壤蒸蒸樂土矣
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皆先絕火耗飭保甲所至輒著異跡操守益自危
苦惡衣疏食以圖民之急巡撫張朝珍雅重之特以卓異聞會滇逆亂
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心莫先停徵求時朝珍草疏
欲奏公意與合以故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悉意擘畫羽書交馳師旅
雲集軍資億萬皆咄嗟而具惡少憑依禁旅罔敢指問公立置之法白
大將軍申明軍令甲士十餘萬擁公忿譁公不爲動詞譬理解神色抗
厲知公不可奪皆徐斂去或謀得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器仗爲證
朝珍欲發兵捕而召公公言自烽警以來武黃諸巨家多盡室避兵良
子湖中家人藏兵械以備他盜耳若遽加兵人人恐矣跡之果無他公

之鎮定知大體多此類也用卓異遷知建甯朝珍奏改武昌時逆賊陷
岳州長沙我師進勦取道蒲圻朝珍檄公往造軍所渡橋賊鋒迫近蒲
圻人驚潰城郭爲墟公入城嚴斥候戢逃兵招集居人城以不墮通我
師岳長之徑旬日成橋山水暴漲橋復壞公以此去職會東山亂作朝
珍謂公極知君勞苦然非公莫可辦賊公曰
國恩至重公知遇最深敢辭艱乎但黃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省
形勝控制七十二寨其人剽悍善鬪阻險跳梁難以猝勝若公見委須
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肯任事吾無憂矣勦撫
一以聽君需兵幾何公曰賊眾我寡兵多適資亂以前守蒲圻數人與
俱足矣遂嚴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黃金龍詭言得天書寶劍來
往興甯山中煽惑愚民匿跡黃麻劉君孚家君孚黠猾多智數收召亡
命亦數數能禽獲盜賊守令多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鎮岐時君孚亦嘗
居門下後得滇逆僞劄遂與金龍潛結河南江西諸渠魁私立將帥眾
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有人欲發之君孚恐事泄遂以五月望反於
曹家河黃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福寺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
白杲約日進攻君孚夜遣七騎斫黃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

甚張而諸盜所在益蜂起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以眾未合猶豫
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杲距賊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自首免罪誣陷者
卽赴訴過三日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日千計公皆宥之賊勢大孤君
孚及其黨素服公恩信聞公來皆莫有鬪志欲卽降恐見誅惟擁眾自
固公度君孚倉卒反其眾未聚可就撫若旬日黨合則難圖矣遂命白
杲鄉約一人持檄往布太守來待以不死之意度已至賊所公則獨騎
一黑驃一蓋一鑼與二人徑趨賊寨未至二里許命鳴鑼前導者行呼
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不虞公自來倉皇匿後山令數百鳥鎗弩矢
夾道伏望見公皆燃火控弦向公公不顧直前賊亦卒不敢發至寨門
門開公入舍下驟卽廳中坐眾賊環列其黠者率眾羅拜公問老奴安
在老奴君孚也以舊居麾下故易暱之眾云暫出頃可至矣又姁姁問
今歲山中雨暘禾稼若何若良民何作賊取屠戮耶時酷熱若父母妻
子匿何所得無苦乎眾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令賊爲脫鞵取水飲或
支榻揮扇餘四圍牆立公熟睡鼾聲如雷賊驚異不知何爲移時寤又
謾罵君孚老奴何爲久不出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孚初意公必以
兵來且懼見給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趨出叩頭訴所以激變故

公爲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撫約日而還至日盡降其眾數千人黃麻
數縣皆解嚴朝珍上其事於朝再命公知武昌朝珍檄公留麻城公親
歷村落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籍其區之有勇力若火藥兵械者爲烟
民以愨者長之曰遇警而集踪跡疑者區長白逐之容隱者同罪於是
前與君孚金龍潛結爲賊者皆隸烟民樂爲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
武昌當是時金龍留君孚所君孚旣無所用金龍因縱之逃與紙棚河
賊鄒君申合公次岐亭移檄東西區長得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
兵進討駐望花山君申初謂公已還武昌今忽聞以兵來大驚退保山
寨公策賊新反未獲食少利速戰而我兵驟集攻之不如困之乃分軍
軍其三面度賊走必徑黃岡馬鞍山故不守而陰伏兵嶮岨聞君申金
龍果糧絕夜走馬鞍山遇伏盡禽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
遁公手劔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寮屬曰
人謂我不應用醉漢今定何如公酒無量嘗爲簾官與大吏抵掌論事
時觴公公飲輒數十巨觥露憤揜袖酡顏瞑目而語吏人皆竊笑公酒
狂及往東山或以爲言故朝珍云然也疏聞晉級八月調守黃州時荆
岳兵事急公外輸供億內靖奸宄郡壤以甯十月江西賊犯湖口旁掠

興甯新州戒嚴又滇逆密布偽劄書湖北地復大亂陳鼎業合逃兵掠
驛馬反陽邏何士榮反永甯鄉劉啟業反石陂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
販各擁眾數千人號稱十萬遙連湖口甯州諸賊約以七月上旬取黃
州遂及武昌漢陽高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皆晝閉墟里寂無人各鎮
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黃州餘吏民才數百人至不能備闢析議者
欲弃黃州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
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興甯廬阜後壓天
堂金剛諸寨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荆岳有狼顧之虞七郡成瓦解
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能去此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
進剿猶可僥倖以圖存賊勢雖眾皆取士榮進止若先破士榮餘可不
戰而下於是徵各區鄉勇又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合賊別遣黃岡
令李經政攻鼎業禽其父子陽邏平十一月二日率諸生及吏卒二十
二人前進時千夫長百夫長李茂昇羅登雲吳之蘭以所部來會各區
長讀公檄皆感憤灑泣厲鄉勇以同仇之義漸次輻輳得二千人於是
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坳
公遣登雲偕武舉張尙聖以偏師往偵自率大隊遂發七日尙聖等遇

賊前鋒與戰賊小卻公疾馳抵尙聖營眾見公來歡譟請賞公無以應
惟用言語意氣拊循慰勞眾感泣氣益增下春鄉勇大集有眾五千人
屯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榮賊數萬自牧馬厓分東西兩路
夾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色旗照耀山野公著舊絨衣匹馬仗劍當營
門立見東路賊少命登雲率千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尙聖攻右
之蘭攻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賊鬪益急礮火如爆豆著
處皆穿左右勸公盍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
之蘭死又被傷者眾少卻而箔金寨後民素爲賊誘見我軍卻鼓掌譁
譁袖出小紅旗相摩麾公見勢益急鞭馬徑前迴顧茂昇曰我死可歸
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一矢翦其大旗我軍少進茂昇馬被創倒茂
昇步射殺二人鎗洞衷甲乘他馬以進短兵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尙聖
自右山繞出賊後我軍急擊盡擧其旗賊遂大敗士榮手長矛殿後左
臂斷猶力戰陷泥中遂被禽登雲擊賊東亦追奔數十里是役也斬賊
數千山谷填溢溪水盡赤獲軍資器械無算檻送士榮於朝珍公得賊
名籍立焚之眾心以安乘勝進至呂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石
陂諸賊本以士榮爲盟主今士榮旣禽諸賊膽落捲甲疾趨將自崩解

矣所謂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淹留晷刻賊據險致死矣時諸營才午
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草檄有能禽賊來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
不死脅從而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者即從賊概不追問身無鄉勇
印號家藏兵仗即良民亦誅死於是眾賊聞士榮禽既大悔懼及得檄
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師至白水畝鐵爪世庸等尙有親兵
數百人欲保什子寨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說身走君孚十一日軍
定惠寺遣追盡禽之而石陂等賊亦皆平公駐黃市撫戢軍民東山大
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勒石黃市旗亭閉班師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
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一粒米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
陷堅而奏膚功此近世所希有也當此時荆門岳湖燧火相望對壘連
疆耕戎交跡內患既消邊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不在一隅矣十四
年春湖南兵久不解公于征斂轉輸重紓民力而行閒所需物用器什
文檄橫飛旁午絡繹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計嚴飭
屬邑禁羨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以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論經學
興起廢墜人若無兵秋大饑發廩賑卹廣募輸積嚴冬冒雪計口受賑
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游臻訛言復起公謂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

與爲鎮靜修治赤壁亭榭日與文武寮吏歡咏飲射其閒士民相與慶
曰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秘計禽詰奸細撫定兇黨流釁頓息會丁
繼母李夫人憂士民數萬人伏撫軍轅門號咷請留制撫亦心知公不
可去疏請奪情公勉起視事十六年制撫以蘄州上接荆武下臨潯吳
南連大冶與國東鄰宿松太湖水陸要區奏復江防道以公爲之三奏
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戍繕治戰艦練習水師計禽僞官渠盜江境肅
然十七年遷福建按察使士民請留不得朝珍曰公去失吾所憑公條
便宜十餘事乘五兩小舟蕭然去楚去之日蘄黃及旁郡人沿岸遮送
至九江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視十八年春抵閩時
耿精忠亂新定海寇犯漳泉四郡連數歲用兵徵役煩苦又數起大獄
繫滿囹圄每一卷牘罹重辟者輒至數百人獄皆已具公視之怛然
謂民命所關甯以獄旣成而可不慎乎時以親王主兵事語聞王令公
會滿漢大臣覆錄公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王釋不問或
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狀俛面折不爲屈指庭下婦人孺子曰
此曹皆何辜乃撻斧鑕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緘阿從事王久
聞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予公專訊讞決明允所生全以千計其

久繫得白貧不能歸者皆給資遣還淹滯爲之一空逆亂時多略浙東
江右子女及後投誠沒爲奴婢老弱轉弃溝中僵尸相屬公設法勸募
贖之歸籍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積數千百人計滿一舟則給口
食歸其父母親戚公退食羣兒皆環繞膝前爭索果餌喧譁以爲笑樂
初占匿者猶眾至是皆願化多自遣還者矣爲臬司官吏懾服閩俗翕
然一變未及朞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資民力莖夫月計數萬公曰
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矧忍橫派悉索耶力爭請免或謂
非所職何自苦爲公曰設兵以爲民無民設兵何爲調停者復議改折
公爭之益力王卒是公言向所科莖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既樂公
德愛而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後入郡正供及江浙協餉不下數百
萬皆司庫收公大書揭庭中命皆應時收正供外不增銖黍卽令原解
官役計項支撥略無虧累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隨
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閒行曲房阿閣無不
歷覽凡案閉蛛絲鼠跡一竹筭貯朝服一釜備炊爨文卷書冊數十束
此外都無一物咸歎曰于公清苦天下第一也外番貢船或有所獻公
悉屏斥或呈樣香一麝卽持還去貢使皆嚙指作禮謂譯使曰

天朝洪福我儕實未見此清官也將軍制撫交章論薦舉卓異十九年
春開府畿內去閩亦如前去楚時也駐節上谷郡邑吏望風爭自濯磨
求稱公意會早步禱時雨大沛禾麥重岐三穗民號曰于公穗立保甲
申約束緝劇盜懲豪強政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興除前後數十事皆朝
上夕

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前詣山陵過關請陸見

上久知公清忠著有勳勞而魏公象樞又嘗特薦公眷倚特甚至是聞

公入見命侍衛持席於午門中傳

諭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

賜坐賜茶問勦撫東山時事溫語移時賜食於御書房賜內帑金一千

兩天閑馬一匹旣數日

上御製詩一章及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

山陵還過闕賜鞍馬一匹馬

上所乘也蓋自是隆禮異恩不可殫紀惟

上知公之深故尤重之如此是年冬請歸葬母夫人得

俞旨數日

命總督江南江西單騎孤裝如赴羅城時方公之節制兩江也初被命
卽已廉得陋習數十事比至則揭之通衢數剪除豪吏大猾隱蠹舊弊
神明洞察如親至目覩墨吏日數十驚出見白髯偉軀長者輒膽落謂
爲公微行公亦數微行以實之檄郡邑條具便宜皆爲興舉郡邑吏無
不畏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麗厚自奉美服游治聞公來公私皆爭衣
布褐布褐價騰貴而賤綺縠文繡公知人心漸卽于善遂專用德化誨
導之凡文議爰書皆手自批勘第其中乙以示褒貶自雞鳴至夜分不
休寢食爲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第吾受
國厚恩兩江官吏多至千百何可盡劾耶所以爲此者冀其見聞知警
歸於廉慎吾雖盡瘁國家所得不已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
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起視事達旦時上下貺遺都絕端
午日遣視察吏無敢以黍角諸節物相饋者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
而退無敢欺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管絃有醉飽而無羞錯商旅輻輳
關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讀之垂涕者公之清嚴忠直勤勞國
家利濟民生者大較如此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還護理安徽江蘇兩巡撫印四月十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戶疾
作召諸司語不及家事端坐而逝至夜漏四十刻坐不欹倚顏色如生
年六十有八將軍都統寮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徹笥中惟綈袍一襲
鞞帶二事堂後瓦瓮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士民男女
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錢日至者數萬人下至菜傭負販色目番
僧亦伏地哭盡哀公鞠獄多所平反銜恩者皆設位于家至是皆奉以
來櫬歸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聲如不聞公之得
吏民之心江甯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士民立祠于清涼山如黃
州之赤壁云訃聞于朝
天子震悼祭卹有加已而
上東巡還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敘官方首重廉吏其治行
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故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操守端嚴
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採輿評咸稱居官清正爲今古第
一廉吏應加褒卹爲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具聞於是集議加
太子太保諡清端廕一子入監讀書益
上於公禮意盛隆初終罔替由公以來士之以風節著者皆知慕倣公

則豈獨公之爲幸也與公剛介沈毅疆力多智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臨事決機應變無方蓋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名焉初東山亂時劉君孚爲逋逃主黨羽甚眾公欲用其力而實患之會黃金龍就禽公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賞之眾皆不平謂君孚匿金龍何反被賞公曰金龍之禽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以爲然又見君孚果得百金不讓於是益疑君孚實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而公又因以縱閒離其親屬君孚計益窮遂鬱鬱以死其坑七盜也其魁初以盜降爲游徼每進見公輒賜酒肉慰勞之曰吾深知汝能汝爲我盡心禽盜吾賞罪旌汝一日又見賜之酒問羣盜數名魁唯唯不盡言因復飲之竟醉矣出公微服伺之魁意得甚與其徒大飲肆中出橐中籍厯指其名別其勤惰狡拙公悉暗聽之明日召魁盛賜之酒食遂益歡恃無所忌復大醉放意盡言諸盜狀公曰吾聞汝橐中有籍可取視否匿不肯出按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因謂若此行不可立於人世矣宜速歸曰小人從公復何歸公曰汝歸黃壤耳乃惶懼言死自其分幸與母訣不許取篋中俸金一兩俾寄其母立斃之公自得其籍按以緝盜無不得者公嘗曰人命至重上天好生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

人便應以命償之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雜田夫旅人中偵聽野籬邨店樵牧童叟之語以是疑情細事無不如犀燃燭照遣使往察事人亦不敢欺也而往往蹙額哀矜多所減宥一日捕一盜盜殼觫甚公曰吾知汝已改行矣汝傳語若黨改行與否官必知之賞誅隨之矣賜以酒食放歸一竊者公訊之曰汝竊也未至死汝所知某某皆巨盜罪應死然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若輩羣盜聞之皆大畏斂跡一營弁餽餉軍前其弟無賴子也久客歸而是夜盡失其餉遂執弟歸之官弟不勝拷掠因誣服株引平日交游市井惡少十餘人問其賊皆云用已盡獄具公適以江防來謁巡撫偶舉此事公曰無賊則案終疑且數千金何得遽盡乎巡撫曰吾固疑之今以屬君公承命秘其事不發越二日引眾囚至略訊即釋去復巡撫曰江夏盜案無一人實者問囚安在公曰盡釋之矣巡撫大驚恚公曰囚被刑已極若再訊即恐立斃誠不忍其無罪就死且上讞須得真盜留此屬何所用之巡撫問真盜安在公指撫軍帳下一校曰盜主家也縛以付公公曰眾盜數日可盡致也既數日果皆就縛賊在校家封識如故巡撫問公何術能爾公笑謝而已他如此類皆神變不可測閩囚數十人當斬公察知其枉白王

王下其事獄詞六七返不決公度此終不得即脫即取囚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梏凡囚臨刑給食脫械眾囚謂即死皆相對啼呼忽聞傳語冤已白令歸復業乃驚喜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滿漢吏方有事至公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羅織之風少衰當事聞囚已盡釋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緝盜惟善用人所畜游徼及降盜恆撫以恩威四方有盜此數人皆得來先白公帶閒繫一布夾袋得盜名即投其中自劇盜偷兒踪跡畢具探袋中名句捕無不得開府時袋已敝左右請去之公曰此袋昔貯盜今以貯酷墨吏未可去也公自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知皆古人成法第因時宜行以誠心求耳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式臨或曰天鑒在茲蓋往往夢寐與神明通故其斷獄制事亦若有神相之者公既苦節好施與每聽斷時民有當償人錢物力不能則倒囊代之償歲饑得俸多少悉施予不顧已罄矣惟一騾公所出入騎者鬻之得十金施一刻而盡公日食粗糲年飢更甚舉家食粥以少米爲之雜以黍炒糠令微焦屑之粥垂熟入糠屑其中客至亦出此粥勸令依此法爲食冀得存餘蓄以濟飢者客皆不能堪爲公強食之有膏梁子不下咽公謂之曰貧苦士之常富貴人之幸今民不飽糠粃而汝忍獨

飫肥甘乎若不節食及人吾罰汝賑飢矣時人謠曰要得清廉分數足惟學于公食糠粥公在岐亭公子來省及行署中惟一醃鴨割其半與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謠先是公每晨市豆腐二觔許故又謠曰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歸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釐酒價何處拈蓋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爲準楚酒半壺價五釐故云爾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髭髯精神炯炯四映平居與人交不擇貴賤談讌終日略不拘忌及當大事若羣議會讞有所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爲少貶性極慈易而御物整嚴賓客故人有時過存蔬食菜羹言娓娓不倦或當歡笑一語涉私即正色斥詰諸吏望公威若負霜雪及論說籌諮輒霽顏商確務盡事理以是雖見嚴憚愈益親樂之其喜怒哀樂本乎天性得乎學力如此公嘗語人曰人當惜福爲子孫留餘地布衣蔬飯享受無窮膏粱紈綺實不解有何可戀凡公話言文字單詞斷紙皆可以感人心輒習俗不悉載載其與友人荆雪濤書書言羅城事略曰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獠狔狼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鬪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

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李蕭條次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所
其人忼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
勸之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
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也俯首不答王亦默知其意揮淚別去抵舍別母
及妻兒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
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大兒廷翼爲諸生已久猶謹朴如
處子以田產文券慙慙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管汝汝作人莫想我
而已拜別先祠不覺腸斷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
吞猺獠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顛連扶掖陸行至桂林謁
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之人至
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病幾危苦孽未盡不速死及柳州
稍瘥尙不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鞏連界行至沙鞏遇鄉老
細詢之乃知對山卽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繞山都如
營壘陣場瘴雲慘淡苦霧悽迷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入縣中居
民僅六家宿漢壽亭侯廟支牀周桓侯背後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廷
無門垣草屋三閒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關一門入亦屋三閒

內廨支茆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
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咎孽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
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自以分死一官而
己命不殞累及僕從黃瘦如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救無幾何一僕
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叮嚀令
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奔主人
流落他鄉卽生亦何爲餘僕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
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其年
逃僕歸家大兒續覓四僕來而三僕又前後皆死止存一僕晝夜號咷
如風魔欲遣之則一人難以遠行且此僕歸則子身更苦無奈其思歸
日切遂聽其浩然長往萬里唯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臥牀頭
樹二鎗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猺獠雖頑無可取之資
亦無可殺之仇也事到萬不得已時只須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帶
刀攜鎗咸遵無犯閒有截路傷命無踪盜情必務緝獲隱昧情事盡心
推詳必得真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甯靜而上官
採訪真確於是有大事招擬解省小事卽行處決之通行羅城雖安而

地與柳城西鄉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爲
艱置之高閣竊自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使子弟罹殃咎乎約集
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
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矣但奮不顧身爲民而死勝
于瘴病而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
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撞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
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
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
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謠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
甚憂之蓋人旣和謠不驗矣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五年
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
而已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日一食
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長體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
酒物亦不用箸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
也回思同寮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赴蜀之日益勵
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嘅余昔過

上谷公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蓋其淡泊之操堅危之節始卒不渝
老而彌厲者已預定於此故余獨載此書以見公之志焉余見公時當
公巡撫京畿逆旅深夜執余手而語有知己之言蓋康熙二十年冬十
月也後七年公孫戶部郎中準從余游得公傳略及軼事雜文掇擷而
爲此傳

陳廷敬曰異時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白吏所首指名者也予爲
史官時陽城田待御在京師京師一老嫗往來侍御家閒嘗調語云某
不受錢豈楊繼宗耶楊公去嫗時三百二十餘年矣而嫗能稱說之蓋
當時名聞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皆習聞其名而尊美焉凡爲士者可
不嚮慕乎哉予感嫗言而心識之其後與衛文清公周祚魏敏果公象
樞布政畢公振姬數公者遊數公天下之所謂廉吏也皆晉人在陽城
二三百里閒夫天下清白吏不易得而爲世所指名者乃獨多在於晉
可謂盛矣乃今又得于公于公之清操偉烈章章如是千百年下必有
如老嫗之稱楊公者可無以余文爲也獨是余公之鄉人也旣多賢人
之迭出于其鄉而又嘗職在史官親見聞公之行事廢名臣之烈湮鄉
先生之蹟咎莫重焉故次敘之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嚮往之余生賢人之鄉而志其操行亦將以為取斯也

又于清端傳戴震

于成龍字北溟永甯州人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城縣順治十八年

到羅城見公與其友書中此十三年誤縣數遭兵燹後拊循殘氓稍稍相習因問地方利

害悉得要領編置保甲約束前時鄰徭歲率二三至般掠人畜成龍勒

鄉勇將搗其巢咸懼自投不敢犯界土歸所虜掠然後民得事耕稼縣

有數大姓恃強盜賊為爪牙一逆其心則召亂成龍善撫民恩威並

用數大姓皆奉法惟謹居七年遷知合州往者新歸流戶墾田既熟土

著輒爭之故既集復散成龍為規畫立案籍三年而後稽旬月閒報歸

千戶未幾遷黃州同知駐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多汙湖幽壑盜所巢

窟時急盜案官以盜為諱白書行劫不問成龍遣捕得九人集諸父老

曰能保後不為盜者賞之保二人即諸父老前取大索連繫七賊阮之

盜自是慄遁又獲大盜彭百鈴拔置左右責以捕盜巡撫張朝珍器重

成龍舉卓異會吳三桂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策成龍對以安人心

莫先下令停徵朝珍已草疏而成龍意與之合以故兵事皆屬之成龍

謀指武昌大姓與賊交通以藏器仗為證成龍言大姓多避兵良子湖

中家人藏兵械備他盜無足怪迹之果無所得用卓異遷知建甯府朝

珍奏改武昌檄造軍所渡橋于蒲圻賊鋒迫入城守而橋以山水暴漲

圯罷職會東山寇作朝珍復委除賊成龍曰黃州界三省控七十二寨

其人剽悍阻險難猝勝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問需兵幾何成龍曰前守

蒲圻數人與俱足矣先是妖人黃金龍之匿劉君孚家君孚得吳三桂

劄書與金龍潛結賊渠周鐵爪等期七月竝起會麻城人欲因以陷其

讎家事泄君孚恐遂於五月反于曹家河成龍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

反眾未合遂趨白果未至賊寨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誣

陷者赴訴不按捕投訴日千人皆宥之賊勢孤欲即降恐見誅成龍知

其情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人鳴鑼前導未至二

里許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一人君孚匿後山夾道伏鳥鎗弩數百人

成龍鞭騾直前入抵賊舍坐廳中賊環列黠者因相率羅拜成龍問老

奴安在君孚嘗隸岐亭役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遂曰汝

等皆良民何作賊自取屠戮父母妻子藏匿賊皆泣成龍曰熱甚須少

憩遂熟睡移時寤曰客至何乃不設酒脯君孚初懼見給及是出叩頭

自訴許招撫而還如期盡降其眾數千人以功復官留麻城經畫行村

野分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還武昌聞金龍逃合紙棚河賊鄒君申
則移檄區長徵得二千人進駐望花山度賊食少彼利速戰緩以困之
必自潰分三路守象碁山大崎山及布袋均以賊走必經黃岡伏兵馬
鞏山險陬間君申金龍糧絕夜遁走遇伏盡擒成龍坐山上受俘疏聞
晉級改知黃州府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甯吳三桂密布劄書陽邏陳
鼎業合逃兵掠驛馬永甯鄉何士榮石陂劉啟業白水阪周鐵爪鮑世
庸各擁眾數千爲亂逼趨黃州是時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議
者欲退保麻城成龍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
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控制險阻前倚興甯廬阜後壓天堂金剛
諸寨雖祇一郡實江南關鍵不可棄之去然徒坐困莫若相機進剿賊
雖眾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集各區鄉勇有
眾二千人別遣黃岡縣知縣李經政擒鼎業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均分
眾以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尙聖領之往遇賊前鋒戰少利成龍疾馳抵
尙聖營鄉勇大集共得五千人營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士榮數萬人自
牧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東路賊少以登雲領千人禦之而成龍率千
總李茂昇當其西尙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鎗死賊

鬪益急成龍鞭馬徑前回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奮而進發
矢折賊大旗軍隨進茂昇馬被鎗棄馬射殺二人換馬進戰復手刃數
人而尙聖自右山繞出賊後相與合擊賊大敗士榮左臂斷就擒得賊
名籍焚之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乘勝至呂王城據鞏草檄馳諭
賊聞士榮被擒又知毀其名籍各解散至白水阪鐵爪世庸等欲保什
子寨成龍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追擒之又分眾平石陂賊自
進剿至此纔二十有四日東山亂定此康熙十三年冬也十五年水旱
洊臻謠言復起成龍以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乃治赤壁亭榭與文武
官寮飲射歌詠其閒而密得暗奸流釁頓息厯官江防道福建按察布
政使直隸巡撫江南江西總督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子太保諡清端廕
一子入太學其遷按察使也時耿精忠初平罹重辟者眾獄已具成龍
力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於親王釋不問成龍清嚴忠直
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於廉慎及卒將軍都統寮屬來至寢室見
周身布被一笥中袍一襲鞞帶二事堂後米暨鹽豉數盎而已平時心
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士民立祠于清涼山
又附請于清端入三立祠呈詞 范部鼎

呈爲

本朝第一鄉賢懇祈轉申上臺確採輿論俯察行實近考康熙二十一年事例准入太原三立祠以光祀典事查得太原三立祠之設肇自故明山西巡撫魏見泉先生成于山西督學道袁臨侯先生共得七十一人各有所傳名實相副朝野交孚後世允無異議未及數十年竄入名宦二人鄉賢七人康熙二十八年督學道劉訓夫公祖感物議之滋騰稽增續之失實止存名宦二人另錄鄉賢二人于七十一人外共補四人鼎按此四人者名宦如蔡忠襄鄉賢如幸文敬後世允無異議至于名宦若桂鄉賢若白或遠而不及考或考而不及詳自有公論不敢置喙茲因

本朝兵部尚書總督兩江于公諱成龍諡清端者原係崇禎己卯副榜貢士念乃父龍溪公年高不仕其孝既加人一等順治十八年父歿服闋乃赴部選其身不仕二主既加人一等選得廣西羅城縣令羅城猺獠雜處邑無城郭下車之初城內居民大家廨宇大堂編棘爲門公夜宿關帝廟安牀周倉背後相隨四僕亡三逃一枕刀一口隱几而臥晝則誘兩猺舁一竹兜巡行田野勸民耕種徵賦收租與民親兌力行保

甲猺獠斂跡應試者免其役築室者獎以扁投誠大姓爵列侯伯尚多負固如黃姓者擅刑家僮經公審理黃姓畏服未及三年縣治既成城隍云理學宮漸修本省鄉試聘入外簾公獨衣被藍縷隻身徒行撫軍金公藩司金公一見與語大悅交薦卓異尋以俸滿陞四川合州撫軍仍令條陳十餘事次第舉行居羅七年其善政大略有如此者去羅之日羅人送至三四百里窺公清風兩袖明月一船不能赴合令一眇者素善星卜偕公而往以其技藝佐公資斧乃得赴合合則一州三縣入額正供一十四兩公招集流亡不旬月得七百戶設法安插會

詔採楠木撫軍張公委公稽閱公單騎入山省費無算頃以羅城卓異陞湖廣黃州同知其治合善政大略無異于治羅有如此者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在郡極西地逼湖遠積盜出沒公得渠魁湯卷九人術馭恩結給得情實然後正法羣盜屏息其詰奸宄大略有如此者既而攝武昌補武昌翦吳逆之羽翼成蒲圻之浮橋水漲橋壞隨以身殉沈水不死革職不恤其致身大略有如此者革職之後黃州蠢動撫軍張公仍援公往禦命以便宜行事慷慨任之數日內兵不血刃而數千大慙泣涕革心其誠能感人之大略有如此者撫軍嘉乃績上其事于朝還

公武昌太守吳逆未戢紛紛渠魁若黃金龍若何士榮若周鐵爪勦者
勦撫者撫十一月初二日出兵二十五日班師鄉勇凱歌以寡制眾其
善師善陣大略有如此者武昌甫定爲之禁火耗杜私派嚴誣告絕餽
送招致文學之士敦詩說禮明年飢設法全活數萬人自食糠粥高人
魯晟聞風越七十里來嘗于公粥其救荒恤災之大略有如此者繼母
李夫人卒制府蔡公等公疏奪情頃陞江防道
上特簡八閩臬司爾時耿逆新服脅從多有公開釋無辜俾宅爾宅老
羸黃口之不能歸者養之署中計滿一舟授之乾餼復其原籍其老老
幼幼之大略有如此者爰陞藩司會禁旅未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收
稅兌餉一絲不染自矢一聯于藩司紫薇堂曰累萬盈千盡是朝廷正
賦倘有侵欺誰替佞披枷帶鎖一絲半粒無非百姓脂膏不加軫惜怎
饒得男盜女娼其履乎羶途而終不能污其操守大略有如此者在外
則親王將軍誠服之制府姚公撫軍吳公等誠服之在內則大司寇魏
公等誠服之前後疏薦
上特簡巡撫畿甸彈劾權要激揚羣吏最著者申飭保甲不拾前人唾
餘心裁十二款續增五款滿漢雜處之地捆載者千里不持寸鐵條陳

利弊疏數十上朝入而夕爲其人情無州曰公龍亦靜守家蕃世
報可陞見山東卷末其志而卒觀二平命平錢以州來請其某
賜坐賜茶賜銀千兩馬兩疋賜御製五言律手卷是秋至晉齊魯
駕幸雄縣賜魚賜免賜鹿賜上親服銀鼠掛其明良喜起之遇大略有
如此者忠蓋之餘復我孝思請葬繼母而歸不數日有兩江總督之
命聞命起程行李蕭然宛然當年初至羅城行徑入其境輒爲微行以
察下情關防清嚴難以筆述五日佳節並無敢瓜粽相過存者特薦江
防道孔公通州守子公鎮江守高公揚州守崔公薦則真廉劾則真貪
吏治丕變嚴飭學政十款相兩江時勢另立保甲法三十八款念奢靡
之敝製節儉歌一百二句痛強暴之橫製忍字歌一百六十句惡私派
之濫初指五十九款繼指二十款坊刻肆傳家絃戶誦其移風易俗之
大略有如此者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端坐而逝其面如生同城
將軍寮屬偕入寢室牀頭敝笥袍一襲鞞帶二具食內米數斗鹽二
器四壁蕭然無異寒士將軍寮屬相哭失聲其節操至死不變之大略
有如此者
今上聞訃惻念殊深賜諡賜葬賜祭詔從其優明年二月十五日

御製碑文御筆貞珉俾立墓上若夫江南一十四郡邑之紳衿請祀名宦也永甯等州縣紳衿之請建特祀也尤直道之難掩懿好之不容已者也其沒世而名稱益甚大略有如此者鼎生也晚其於公生平未謀一面未通一字僅從拙選晉人晉文晉詩晉語內拾其大略未免掛一漏萬聊以兩言蔽之曰若于公者有陽城白東谷之經濟而猶限于資格有絳州辛文敬之學術而非託之空言幸遇老父母獎進廉節嘉予善類懇祈轉申河東道督學道平陽府正堂採輿論而察行實依康熙二十一年劉訓夫公祖附入白東谷辛文敬之例准入三立祠中並立一傳刻板續後以垂永久有光祀典上呈

謹案原編有彌盜條約與友人論羅城事書慎選鄉約諭申明保甲諭四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光祿大夫巡撫山東都察院副都御史二等阿達哈哈番郎公永清墓誌銘 金德嘉

中丞郎公以經濟顯名天下自入官以來敷歷中外所至皆有聲績可紀其巡撫山東蓋未竟其志而卒踰二年令子廷模以狀來請誌其墓余不佞逡巡辭讓不獲乃為誌其大都馬狀曰公諱永清字定菴世籍

廣甯人廣甯故多世家而郎為甲姓

太宗朝選大臣子弟肄業國學公以父廕補國學生

世祖章皇帝御極初授禮部筆帖式尋除渾源州知州會姜瓖餘孽高山等竄伏山谷閒為羣盜公至料丁壯躬擐甲跨馬率先討賊賊望風潰追逐多所斬獲由是相戒不近渾源界而鄰縣往往告急輒發兵犄

角潛遣敢死士出賊不意戰屢捷賊平績聞陞江西贛州知府下車輒

平反廖安民等冤獄政聲籍甚倉明帥李定國郝尙玖等逼兩粵大兵

進勦廷議於贛養馬令甫下有司錯愕懼難應民間譁言大兵且入城

爭挈孳竄避公相視城外教場地爽塏區分八旗筍營所構棚廠具芻

芟積峙如山又構大將軍幕府供張器具甚設躬前迓大將軍至萬安

將軍至大喜下令兵毋得入城於是贛民安堵如故粵平大將軍旋師

道贛檄贛民數千人挽舟十八灘灘水湍激公念緯夫中道乏食且逃

輒載米大艦尾其後是役也軍行夫役無缺而贛民亦忘其勞虔撫以

為能特章薦值公從子廷佐撫江西例當迴避

詔留贛候代贛民立祠肖像祀公兩廣總督李率泰調閩浙道贛廉公

治行題補福建海防道而銓部已除知山西汾州府汾地富庶而俗故

惟魯公至用廢王府改建廟學徵藝考業士風翕然一變舊治渾源境
內有恆山距城南十五里古北岳也前朝乃祭真定之恆石
國初遣官致祭亦於真定北岳廟漸圯公至汾捐俸檄渾源新之工甫
竣議奉

旨改祭渾源其興舉廢墜如此守汾秩滿遷山東東昌道副使海師圍
江甯大將軍統領禁旅往討道臨清樓船鱗集公履河干鼓舞牽卒不
寢食凡五晝夜而舟師早達江甯未幾奉有參藩湖廣下荆南之
命時餘賊盤踞房竹開陽僅附郭一縣隔河賊壘相對垂四載未
下大兵四面會剿陝督王公領兵來饒餽取給鄖襄時軍食乏絕將士
至食馬陸路挽運由均州均距大兵營且千里僉議派民夫十萬公憂
之察水運舊有小河久湮塞乃建議濬河倣古轉運法安塘遞運而四
鎮之軍民遂克有濟陞山東按察使山東當亂後牽染至七百餘案公
矜疑省釋多所全活比擢湖廣布政使瀕行猶有盆香泣送於路者湖
南之有分司自公始公經營指劃戶口田賦條目井井皆爲後來法衡
永寶三郡苦粵鹽爲累公詳請改食兩淮至今便之康熙甲寅改河南
布政司吳三桂叛禁旅南行征討征南將軍穆公議養馬南陽公請移

牧于楚馬將軍養馬開封府城內公請移營近黃河大兵之在楚也楚
撫請豫省協濟米糧至十萬石豫距楚不通舟楫陸路挽輸懼弗前官
民縮項搖手無善策公請撫軍密題於江西江南採買解運軍前費省
而事集公布政河南十二載課最加級至三十二尋拜巡撫山東之命
方以治河南者次第施於山東迺下車而疾作遂卒官矣當是時長
公廷樞官嶺南布政公寢疾馳諭曰吾自起家渾源歷官至今艱難險
阻備嘗之矣國恩未報惟兒曹勉諸廷樞又曰癸丑冬都城有楊起隆
黃才逢者糾聚奸人謀不軌先中丞覺察立擒之不孝廷樞赴部言狀
上俯念犬馬微勞詔從優議敘廷樞詣吏部言發縱指示廷樞父也先
中丞聞而譙讓廷樞曰縛賊臣職也何功之有而喋喋分疏爲廷樞以
是具疏未敢上先中丞不伐其功皆此類也嗚呼若中丞者庶幾古所
稱社稷臣哉公生于天啟庚申年九月廿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十
二月廿八日享年六十有七祖國仕廣甯諸生父一鶚皆以公貴累膺
誥贈公元配毛繼配賀皆贈一品夫人子八人長廷樞前授階光祿大
夫二等阿達哈哈番加四級官廣東布政使次廷模候補知縣次
縣次廷極河南都轉運鹽運使司加飭管鹽法道次廷棟候補知縣次

廷槐次廷樾次廷樾次廷枚女三人孫男三人孫女五人廷模等卜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銘曰

於赫中丞卓爾幹濟屢策奇勳馳驅王事渾源之南北岳峩峩公舉廢
墜秩祀無訛公功良多書其大者薄海而遙誰其匹也所積既厚其流
孔長於何而徵跡此銘章

又郎大中丞傳陳克峻

公諱永清號定菴奉天廣甯人也少警敏有識及長博涉羣籍以父少

司寇蔭補國學生謹案郎位官刑部
蓋郎丞嗣父

世祖章皇帝御極授禮部筆帖式除刺渾源州值姜瓖餘孽高山等伏

山谷為亂公募鄉勇討平之遷知贛州府時李定國等寇擾兩粵出師

南征輓漕絡繹供億浩繁公酬應各當不累屬邑大軍將牧馬於贛公

先營城外教場具芻茭盛供張以迎將軍及至大喜約一兵毋入城贛

民獲安軍旋檄夫數千拖舟十八灘灘水湍激日過僅數十舟公慮役

久乏食載米尾給之虔撫劉公以為能薦之朝俄以從子廷佐撫江右

例迴避民不忍捨其肖像祀之補汾州見汾俗推魯乃興學校尚文雅

士風丕變舊治渾源境內有北岳古祭壇前朝廢之公復新古蹟甫竣

即奉有改祭渾源之

命咸服其先識焉秩滿遷東昌副使海寇犯江甯出師討之道出臨清

樓船鱗集公親為區畫繹夫凡五晝夜而舟達江甯調赴鄖陽值王二

王三盤踞房竹閒大兵會剿四載未下先是糧運必由均州陸輓均距

營數百里駝夫疲斃而軍呼庚癸公倡濬小河倣古遞運法於是軍糈

足而民不煩進山東按察使時方窮治于七叛獄株連甚夥公悉為平

反全活過半未一載擢湖南布政使楚省南北分司自公始綱紀未立

又值兵燹後民逃地荒哀鴻遍野公廣招徠勤撫字嚴立章程以涖之

時西山餘孽未平公以計殪其渠魁境內遂甯湖南衡永寶三府皆山

縣溪流悍激漕運歲為民累公歷陳民隱詳請改折竟邀

俞允三府萬姓懽躍湘潭以南舊食粵鹽灘險道遠鹽每不繼公又請

改食淮鹽地方便之在任修城建學清戶口均田賦凡所經理皆傳為

法尋調豫藩時吳三桂叛亂羽書旁午荆南制省檄豫糴米十萬石公

曲為規畫得以折色起解出師西征將養馬開封城內公請移近黃河

以便水草而汴民獲安豫省糧多包荒如靈寶尤甚公請蠲萬餘石汴
地瀕河有司嘗議增攤田稅公卒不許旬宣十三載報最擢山東巡撫

未入境而焚香以迎者載道公詰所自皆所活于七案內人也抵任未幾疾作卒於官公性愷直事父母最孝遇事迎刃即解善識舊事不爽時日自奉最儉所拔屬員多清白吏尤不喜奔競之習癸丑冬公長子廷樞以變告楊起隆逆黨得議敘公猶以過分為戒仕宦所至皆有聲蹟及尸祝之楚南德公尤甚士民合詞請配祀春秋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姚公締虞墓誌銘

徐乾學

公諱締虞字厯升別號岱麓其先世自江西徙楚黃陂之澗源里曾祖大諒祖定世有隱德至考懷賓公始以學行顯累贈中憲大夫妣詹氏累封恭人皆以公貴故公中順治十一年鄉試越五年成進士授成都府推官蜀經明季亂後省會邱墟殘民保聚為寇盜相告言牽成大獄厯歲不決公用平恕謝鞠輒得其情辨冤囚數百家出之死督撫以為能康熙六年舉卓異加賜蟒服會裁缺改授陝西安化令行取御試第一授科員丁內艱歸服闋補禮科給事中所上封事多見施行十七年典試江西還奏江西被賊殘破州縣其在丁闕田荒案內者請救督撫臣酌量輕重或限三年或五年勸墾以漸升科其全省逋賦二

百二十萬厯年追比僅報完三萬此二百一十餘萬者雖敲骨吸髓勢必不能復完惟

皇上早蠲一日民得早去死亡一日若稍遲一日民痛亦日深一日矣

疏上

報可又疏請停選擇才能之例以絕內外夤緣之弊十八年轉工科掌印直鼓廳事次年

上親試言官乃首擢公且諭吏部以條奏詳明稱言職尋內陞鴻臚少卿厯光祿少卿通政司左右參議督捕理事官二十四年超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疏請錄宋先賢周惇頤後為五經博士如二程氏又請復

優免廩糧培士氣

詔皆從之會四川巡撫關

上以命公賜宴寵賚有加數瀕行召至乾清宮面諭以四川先罹張獻

忠屠慘重之吳賊蹂躪宜加意撫綏公先為司李有聲百姓聞公來則

大喜公至勝

上諭於廳事為科條約束蓋自私征雜派納賄受饋皆有禁以至承直

供應頭人土豪之類一切為蜀患者厲禁悉除之民慶更生方公之

初被命行也余贈之言謂前代採木之害於蜀人甚劇歸太僕有光所為李都御史行狀及吾族祖嘉定州知州學周所條陳採木六難者言之尤切以今日之蜀度之難且百倍公往宜按明洪武永樂殿工事例亟請罷斯役蜀庶其有瘳公陛辭首言其害

天子以為然會松威道王公隲入覲亦舉是言

上竟從公請又請免白蠟諸雜稅事皆施行先是十八年七月地震求言公以科臣疏言故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官風聞言事自此進言者益少臣請

皇上檢閱

世祖章皇帝時諸臣奏議是時言官何如謇諤今者相率以條陳為事輒熟成風蓋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一旦臨事必無肯為

皇上盡言者疏留中久不下至八月某日下廷臣會議某日宣旨令面對敕令九卿臺省集殿廷且命內閣以

世祖時章奏上次日

上御乾清門問公疏意云何公對云臣心無欺但以言官是

皇上耳目若

皇上稍寬言官處分臣等便敢盡言無諱

上曰朕為天下主欲聞讜言但恐臣僚涉私欺罔如明季喧囂不成國體不容不加禁飭朕親政以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公對曰

皇上明聖從不譴罪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跼踏惶恐惟懼一鳴輒斥誰敢捐其軀命為

陛下發姦指佞

上曰條例眾臣所議如汝言便廢邪公對云科條雖設當辨公私誠偽時羣臣跪立者驟聞

嚴命無不脅息震悼公反覆辨論辭氣益發舒微視

上顏愈霽諭以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不惜死者纔是忠臣且徐云魏象樞彈奏程汝璞亦是風聞已鞫問得實本朝原未有風聞之禁也自

是羣臣始喻

上意咸感悅叩首退將退

上獨呼公前指內閣所呈

章皇帝時章奏示之曰爾以朕為未閱此乎公對曰惟久經

聖覽臣故不憚盡言

上令以所言宣付史館次日復命公入起居注授紙筆記之會
上躬偶違和不視朝公疏言人主一動一靜雖有神靈呵護而操存省
察於深宮宥密之中調攝葆養於寒暑風雨之際此則

聖心所自知者又云目今黔蜀蕩平滇中一隅計日授首臣聞趙襄子
得兩城終日而憂晉文公定三國側席懷懼故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
亂願

皇上留意於苞桑之戒時

中旨召用通醫術者二人公以

旨不發科鈔請申明六科封駁之例且力言某某非端人不當出入禁

掖

上雖降旨詰問竟寢召命其撫蜀也以蜀初定非公不能安集將大用

之而公已死矣公未病時遺余書所以期許者甚至聞余掌憲則益喜

其意蓋將挈余以共濟太平之業報

聖明之知過而不知余之老而將衰而又不自意身之賢勞以溘先朝

露也悲夫公以二十七年四月日卒配戴宜人子六人諧讓徵誠謨諮

諧吏部司務女四人長適貢生陳大羣餘未嫁孫二人之瑾之瑜某月

柩還卜葬於某原諧哭稽顙拜書以使來曰公辱知先子宜賜之銘銘

曰

靈瑣九閨闔闔邃清漢置給事實司糾繩暨暨姚公起家明允廉平中

律早踐華省

帝重謇謬關門諮詢公感榮遇知無不言封章數十傳頌闕下脫略煩

苛獨舉其大西江千里寇禍最烈瘡痍流攜哀此遺子積逋百萬祇困

此僑公行見此還奏蠲之在昔六朝風聞彈事任昉虞瞻震聲殿陛誰

為厲禁公謂不然無拘文法壅蔽乃宜

帝嘉其忠清班屢陟昇之旌節往撫梁益梁益阻險久困於兵公車戾

止朱旗陽陽峻立義程以肅羣吏請受一錢必寘諸理建章始營徵材

西南邛笮之產厥惟梗柎木自窮山牽挽以出桓橋互引進寸退尺明

作慈甯民億而吟竭我資產寸木鏃金公廉得狀趣以入告湛恩霈施

忭踴載道公年半百膺力方剛矢節官下盡瘁以亡惟忠惟勤可風有

位爰勒貞石以志幽竈楚黃之阡有邱壘如遺愛所藏過者踟躕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素蘊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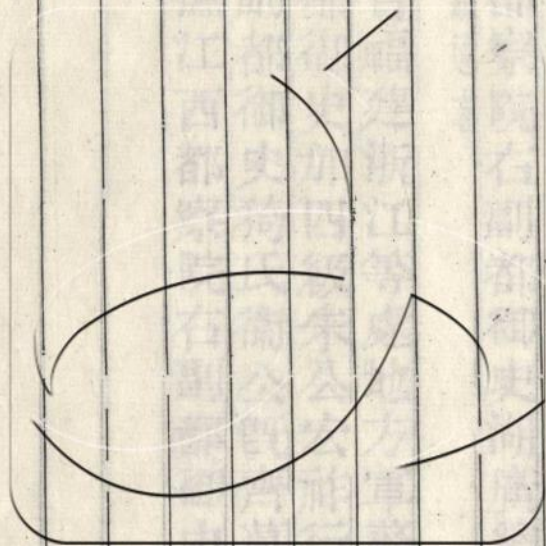
公諱素蘊字筠湄別號退菴舉順治壬辰進士除東明令東明當河決

後敗官亭城垣民廬殆盡居民依邱阜僅數十家公至設法灑濬繕完城堞招還流散三年間戶增至萬餘山東羣盜任鳳亭王小岡聚眾數千人剽掠旁郡漸擾害畿南制府密以屬公設計招降之餘黨解散久之以治行卓異入為御史公亢直敢言前後條上章以十數皆切中時弊而尤著者在直糾逆藩一疏先是逆藩吳三桂開邸滇黔海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亡慮數百萬計守令以下皆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南金之寶充物私室勢傾中外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少年多歸之三桂寢驕漸至題用朝臣無復顧忌公毅然疏斥其姦大指謂爵祿者人主之大枋綱紀者朝廷之大枋枋不可移防不可潰疏末有防微杜漸語閣臣咋舌持其章不敢下會世祖章皇帝晏駕輔臣外遷公為川北道以前疏也而三桂猶銜公不置具疏辨必欲罪公而後已有旨令回奏公奏略曰臣所爭者朝廷之體統至防微杜漸語不過期該藩每事盡善為聖世純臣非有他也故事外吏拜疏必先具揭撫軍佟公見疏語直懼且得罪疆公竄易二語奏上以糾參無實坐貶公拂衣歸閉門不出者十年嗚呼古今事變之所伏每患深識之士知之而不

敢言或言矣而不用語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使公言獲用則曲突徙薪之功可勝道哉康熙癸丑冬三桂反書聞人始服公先識於是四部交章薦公可大用以外艱辭服闋赴湖廣軍前題補分守鄖襄道當是時賊軍據川東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洪福相繼以城叛應賊房保之閒與賊相犬牙而王師餽饒自襄至房保路險陘舟車不通歲調襄陽安陸德安三郡丁夫擔負率餓十致一夏秋霖潦溪水漲冬雨雪徑滑顛墜漂溺死者相望丁夫缺仍檄郡甸補三郡大困而饑苦不繼公訪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親按行川谷燒石翦木數十里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省三郡丁夫十九而軍無乏興公之功為多遷山西提學道滿考內陞凡四遷康熙二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安徽會歲飢特疏請賑甫拜疏即檄下州縣開倉賑給吏或以為言公曰若上須報則濡滯時日是棄民也且皇上仁聖必得所請尋報可所全活飢民無算明年夏叛卒夏逢龍據武昌全楚震動而安慶當三省衝訛言屢驚婦女爭出城走避有司訶之不止公大書榜四門曰願出城者聽而徐以塘報殺賊情形曉諭遠近數日人情安堵出城

者復歸十月奉移撫湖北之
命時湖北新熾於寇夏賊雖誅脇從者尙眾人情恇擾或一夜數驚公
至首嚴告許之禁以安反側會上元節許民間張燈火陳魚龍百戲元
夜坐堂皇戟門洞闕令士民出入縱觀明日市井熙然矣公定變大略
多類此是歲又早疏請緩徵漕糧又疏請兵餉免搭放制錢先後得
報可入秋得末疾寢劇遂以康熙己巳十月卒於官距其生爲前庚午
得年六十先是湖北郡縣疾苦最甚者爲沔陽州衛之沈場田地江陵
縣之沙壓空壓漢陽嘉魚之崩坍咸甯黃陂景陵之穀折江夏崇陽武
昌通城漢陽漢川雲夢孝感應城之穀田科重監利之一年兩賦凡六
事而受害者十七州縣蓋積數十年矣公悉廉得其實條爲兩疏未及
上會病甚遂口授於遺疏中切陳之就枕上作叩首狀曰此疏行臣目
瞑矣嗚呼孳孳爲
國知無不言公殆無愧歟楊氏系出弘農至震而大著自是代有顯人
公之先世居宜君縣之石堡村不詳所始徙高祖諱時宜舉明經不仕
曾祖諱彩諸生祖諱國俊歲貢官三水教諭卒祀鄉賢父諱清明經廷
對前明天啟閒避璫餒不仕以公貴累贈如公官兩配皆劉氏先公卒
禮辭不獲乃掇其大者而書之

累贈淑人又繼田氏誥封淑人子男子二長綱候選知縣次維國學生
女子四孫男一尙幼旣葬綱函書狀遣使走四千里來請表公墓石余



碑傳集卷六十五

貴筑黃彭年編訂

碑傳集卷六十六目錄

康熙朝督撫中之下

廣東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楨墓誌銘

杜臻

光祿大夫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閻公興邦墓誌銘

王熙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廣總督徐公國相神道碑

張英

蔡毓榮傳

八旗通志

光祿大夫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朱公宏祚行狀

張貞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猗氏衛公既齊墓誌銘

李振裕

光祿大夫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如龍墓誌銘

張玉書
節錄

碑傳集卷六十六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督撫中之下

廣東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楨墓誌銘

杜璘

公本姜姓世居東萊之都昌素治經業代有聞人生而異質過目成誦

宗黨咸器之王午從

龍遼左繼正白旗佐領西泉李公卽以李為氏丁亥八旗掄才以第十

六名中選授長蘆運判京東接壤山左彼時潢池陸梁王師南下滄民

驚恐公力為調護賴以安全更疏引益課至今戶祝不衰遷河東運副

值姜壤之變運城失守玉石俱焚時公護篆簡徒卒謹斥埃哀鴻咸集

辛卯陞兩淮運同關橋稱掣積有侵蝕公請剔充餉後無貽患癸巳陞

皖守皖當水陸衝繁軍興旁午公調劑井井心血幾枯操撫李公日芘

節省驛站銀三萬餘貯庫適暴疾捐館掾吏覬啖之公義形於色卽清

查題報卒纖芥無敢隱夫能砥清節於前始能保令名於後非獨守足

以勝之亦識足以裕之也已亥擢山西陽和道副使詳豁各屯戶包賠

荒糧三萬餘石民困以甦庚子陞冀甯道參政歲餘裁缺歸省甲辰補

江西湖東道時荏苒充斥公首嚴保甲夜戶不驚丁未陞河南按察使
前臬註誤司李新裁事冗煩如亂絲公逐案親鞫奏讞全活者以萬計
中州有青天之頌癸丑會推福建布政使是冬入覲甲寅之浙值閩逆
亂仙霞梗阻總制李公之芳題留贊畫運籌悉中軍機適浙藩出缺內
而大中丞魏公象樞特薦外而將軍督撫保題奉

旨俞允時滿漢官兵十餘萬分閩需餉甚急公咄嗟而辦卒至士馬飽
騰仙霞克濟不久蕩平雖師武臣力實公與李文襄公文德之助議者
謂蕭何之漕關中劉晏之轉江淮殆不過是且浙數年兵燹糧道無徵
公屢具城陷地荒民逃之詳請題允免經徵黜者二十八人皆得互
全辛酉內陞京堂旋奉

特旨巡撫江西監臨棘闈內外嚴飭尋調廣東壬戌二月總督征滇師
旋呼癸而謀全省震焉公單騎入營慰勞眾始帖服孟夏入廣藩黨遍
郡壘利害民尙沈二案變產株連公題豁三十餘萬案牘爲之一清以
及分還民屋創建貢院粵人至今賴之省北有花山爲明季巨寇入踞
積寇未盡殄公發徒旅選軍乘不血刃而醜類皆入軍門降遂請設花
縣嶺南一帶始廓清矣憶余甲子春奉

命之粵東展界海壖自欽廉高雷至肇高廣惠潮與公聯鑣同事晨夕
奉教者三閱月而告竣公之留心民瘼周詳懇至迄今猶記其萬一於
日紀中至於題瓊州之積逋造鎮海之巍樓其餘事耳年六十九致政
歸士民輟耕罷市無不奔走哀號而不能捨總之公一生行事炳若日
星經營南北幾四十年顏色瘁於驅馳精神竭於案牘惟期上可以報
君父下可以答蒼生祇此一誠而已及歸卜居潞河杜門謝事栽花藝
圃爲娛老計喜讀書手不釋卷其與人以信御下以恩綺麗不設於身
奇珍不適於口雖宦跡遍九州而寒素如一日尤人所難也辛未秋
皇上從口外回有臨幸公第之旨公匍伏恭迎

上喜動顏色慰勞再三出尙方之膳以賜癸酉春又頒賜清書綱目一
部真一時異數云公諱士楨號毅可生於萬曆己未歲四月二十三日
亥時卒於康熙乙亥歲三月二十二日申時享年七十九元配王氏系
出山左望族今封夫人子六人長煦文氏出前內閣中書隨征補廣東
韶州知府改補浙江甯波府知府今授督理蘇州織造府事次耀陳氏
出原任貴州貴陽府修文縣知縣次忻現任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次
燦候選知縣俱王夫人出次焯白氏出分理暢春園事次煒陳氏出候

選州同娶皆名族女一王夫人出適周承詔佐領孫男十五人以燻國
學生燿出以塿以墉以塿以塿俱國學生所出以坦以墉以塿俱燿出
以塿以塿以塿以塿以塿以塿以塿以塿以塿以塿以塿以塿以塿以塿
營造司掌印郎中參領兼管佐領事佛公保子阿廩煦出次適原任營
造司郎中參領岳公陽子六十七燿出餘未字煦等將以康熙三十八
年二月六日某時奉公葬通州城西之王瓜園以臻忝舊治知公悉屬
爲銘誼不敢辭謹據狀次第行實而系以銘曰
鍾嶽之英應運而生濟川之楫與時偕行簠簋是飭齶政惟均畫籌羽
檄禦變如神匡扶三省倚毗一身丹墀書帛綠野稱觥天悲星隕人嘆
箕乘不朽偉畧鐫石永貞
光祿大夫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閻公興邦墓誌銘 王熙
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光祿大夫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閻公卒
於官訃聞
天子閔惻下禮官議予祭葬如例其明年公之子紱璽纒璽奉公柩歸
葬於宣化府之祖塋以狀乞銘於余余交公久紱璽余壻也朋友親戚
之誼均無可辭謹詮次如左按狀公姓閻氏諱興邦字弢仲梅公其號

也先世山西太原府忻州人始祖海明初以武畧從常開平出居庸關
戰柳河有功授宣府前衛指揮使世襲指揮同知遂爲宣化人至六世
祖璠由世職仕至甯武總兵璠生一棟一棟生正名仕至遼東義州副
總兵正名生師舉累官大同副將是爲公父自師舉以上三代皆以公
貴贈如公官閻氏世以武功顯至公始勵志於學治舉子業少從舅氏
游江浙間與東南諸名士爲文字之會才名籍甚癸卯登賢書謁選廣
西馬平縣知縣旋以艱歸起補直隸之新城新城爲畿南北孔道輪蹄
絡繹驛馬或不繼輒僉里民公出私錢買驢數百養之民間役至以應
官暇則俾民自收僱直爲芻牧費民咸便之邑有集場多假旗豪爲壟
斷公時時策騎行村落中奸宄屏迹 儀書之弊丁銀悉民自納 每年以
才能擢知通州州視新城尤劇甲寅軍興旁午公修橋梁平道路餼糧
芻茭無不夙辦戊午陞工部員外郎監收崇文門稅課風清弊絕囊不
餘一錢壬戌奉

命從大學士伊公等往視河工公至測河身之淺深相地形之高下度
決口之緩急目數心識繪而成圖及入告公隨諸大臣後指畫井井
上心異之呼公前問姓名具以對未逾月改授監察御史蓋駸駸乎大

用公矣其年陞鴻臚卿扈蹕南巡乙丑光祿卿缺

上廷語諸臣曰光祿弊大而費繁非閭某不能辦也乃越次用公公省

浮冒嚴濫給平價直歲省大農錢不貲戊辰陞順天府尹會湖廣叛卒

夏逢龍構逆

上念中州與楚疆接壤思得重臣填撫之特用公陞見賜鞍馬星馳之

任公至問民疾若察長吏賢否紀綱肅然而其大指以潔已率屬奉公

愛民為先兩河左右千里戴公若慈母豫省漕糧久行改折會部議仍

徵本色公疏爭之凡再上始得請又以歲旱民困疏請緩征豫民大悅

秦中洵饑詔撥江南湖廣漕米數十萬輸之秦車運騾負晝夜不息公

親駐洛陽躬自督率閱三月事始竣已調公撫貴州貴省素僻遠苗彝

雜處或為公難之公曰同屬朝廷疆土何僻遠為即日就道既下車首

以禮讓化道其俗而嚴飭各屬勿侵擾諸苗念貴陽地狹民寡則有請

併縣治之疏儀郭新貴縣入貴陽府附以黔省防兵困苦則有預撥協餉之

疏為始而閩公以三十二年撫黔豈前疏未行而繼請邪其最著者則

請廣鄉試之額其言曰同文敷澤已久遐方人材漸盛黔粵皆同邊服

今禮闈既分中右而鄉試中額多寡有殊乃援粵西額數以請

上躋之尋令天下鄉試皆增額有差實公疏啟之也

儀吉案閩公又有

臣陳奇舉報安順等處官莊一案原任撫臣衛既齊造冊題報部駁令

再嚴查今查前項地丁因叛逆李本深占踞為莊收租六七十者悉屬

苛斂小民分糶以應故有租穀一干三百餘石今既歸有司丈明實止

成熟兩千五百二十畝三十四丁按則起科米二百八十一石零銀四

十六兩六錢零並無隱匿若加部議所不符原報之數勢必另立科則

仰懇允照丈編田丁按則徵輸苗民俱免向隅之泣矣又疏言前總督

甘文焜將軍王之鼎皆殉吳逆之難宜建祠於黔

上俞其請為御書扁額以賜所以表揚忠節而風厲殊俗意深遠矣公

性孝友與人交終始如一尤好周人之急自九族以至交游惠澤無不

需被雅好為詩得大厯閒風味所為古文詞皆端雅有體所著有冰玉
堂集公素康彊無疾病戊寅元旦望闕叩賀禮甫畢仆於地臥疾十有
五日而卒將革之夕猶口占謝
恩遺疏神明蓋終始不亂云公生於天聰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
康熙三十七年正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四娶彭氏誥封一品夫人側
室高氏趙氏子二長紱璽聘王氏即熙女高氏出次纓璽聘張氏趙氏
出女一適熙子克昌彭夫人出以康熙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宣化府之
祖塋銘曰

峩峩上谷京師扞蔽地脈蟠聚人材英異惟公之先世濟勳庸桓桓赴
赴策名鼎鐘累傳於公始用文顯賢書高擢經綸茂展盤根錯節赤縣
神州含香持斧克壯其猷鴻臚清秩禮儀是司句陳嚴肅公實先之爰
自膳卿升華京兆綜核保釐詳而有要屹屹中州厥惟重地畀公節鉞
撫綏是寄仁心仁政覃於兩河潔已奉公清而不苛移鎮黔西受命而
趨深箚重巘勿憚馳驅禮義漸摩詩書教育文風翔洽苗民悅服黽勉
夙夜不敢告勞竟殞厥躬乘箕絳霄
帝念忠勤國典用卹豐碑鼎峙邊豆有秩惟功不忘惟德不朽奕奕繩
繩永綏厥後嗇施於身篤祐自天泐詞幽宮垂千百年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廣總督徐公國相神道碑 張英
大司馬制府徐公以康熙己卯歲壽終京師里第葬于某地之阡堂斧
嶻嶭松楸鬱蔥逾年其嗣君以隧道之碍來請余向頌遺愛思之至深
而知之亦悉其曷敢辭謹案公諱國相號行清襄平世胄門第清華生
而奇偉負性高爽明通有經濟才際
國家昌明休隆之運早年筮仕登朝起家司農擢刑部郎中一度支明允
克著賢聲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遷安徽布政使江南財賦甲天下地廣

民殷政繁役重持籌者率多隕越公稔其弊銳意滌除省徭役禁苛索
釐然一歸于正雖時值旱蝗迭見軍儲浩繁而閭閻樂輸供億無缺獨
稱最焉

特簡大中丞巡撫安徽察吏誠民風清澤溥為政以安靜和平休養民
生為重由藩臺而開府其措施爛然未易以更僕數為舉其康濟時艱
功在民生之大者言之當公之經理江左也在甲寅乙卯之交時滇閩
變亂江楚戒嚴皖郡據長江咽喉為舟車絡繹之衝王師駐江右三楚
者以數十萬米穀草豆之屬大抵取辦江南徵發驛騷軍需旁午公晝
理儲蓄不事征派近饋遠輸芻騰粟翔士有宿飽之樂而無庚癸之呼
卒之東南半壁金湯晏然皆公之運籌轉餉有以給足之也廬鳳滁所
屬州縣康熙戊午己未閒游遭旱澇民不聊生挈妻子逃竄四方者接
踵公時節鉞安徽目覩災黎曰此皆吾赤子也安忍其流離失所乎自
捐宦俸併勸諭寮采紳士輸助購買米菽振球之復拜疏請賑殫心區
畫所活飢民不下數十萬咸安故業至今民猶頌之江左古屬揚州之
域汝陰鍾離一帶地廣而荒蕪不治又庫下瀕河近淮常受水患民間
罔知蓄洩以致無歲不災公時因勘荒按行其地蒿目焦思審度形勢

特疏請行溝田之法得

報可遂勸諭百姓築堰疏渠招徠開墾多方鼓舞民皆曉然知水利之所在無不爭趨樂赴期年而五種俱熟既富且豐向來斥鹵汗萊之地盡變而為桑麻秔稻之區至今百姓食水田之利而思公之德澤不衰焉及其移鎮于三楚也仍以治皖者治楚下車察謠俗問民所疾苦而湔除之正已率屬首在激揚又治大法小廉百僚肅然舉動惟持大體不事苛細而又能洞悉情偽豪猾皆屏跡莫能肆時楚中新離兵革事在休養公調劑兵民整飭綱紀而宜民之政次第舉行如修建學宮設立義館所以崇教化也革除鄉保里役差役行頭所以杜煩擾也禁止火耗整肅官方所以澄吏道也釐正名分嚴懲刁訟所以安善良也楚人被其德鑄諸貞石以垂不朽猶憶公將之楚予時以葬親請假在里與公握手言別余為楚人賀公曰湖南北襟帶江漢包絡溪峒蠻徭雜處其閒兵悍地曠最稱難治惟當以鎮靜寬恤為政然心竊總總慮之余謂公鴻才厚德固無慮此公去位後楚地果屢年多故此皆公之明智所預料也投簪北上所至攀轅皖與楚擊柝相聞兩境之人感頌愛思者如一歸京師蕭然簡素子猶得見公神觀清明步履壯健未幾而

捐館舍惜哉公之子食清白之貽有象賢之美公生平以公正報

國以寬厚與人以明敏決事以慈惠及物節鉞江楚遺澤至今未泯可謂一代偉人矣其家世官爵年壽子孫詳家乘中余惟舉其所素知畧述梗概竊比古人昭德之義使鏡石以表之而其餘亦可以類求矣

蔡毓榮傳

八旗通志

蔡毓榮字仁菴漢軍正白旗人原任漕運總督蔡士英之次子順治十三年任牛錄章京旋以才能拔補刑部理事官兼本旗甲喇章京擢京畿道監察御史康熙元年陞祕書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年九月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七年十一月遷吏部右侍郎未幾仍轉左九年四月聖祖仁皇帝特簡總督四川湖廣駐劄荊州十一年九月疏言川湖二省移駐弁兵既經安插卽同土著伊等子弟有讀書者似應准其入籍考試事下部議得

旨如所請十二年十二月飛疏馳奏言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手書與臣密報吳三桂反臣隨調沅州總兵官崔世祿等疾赴貴州守禦彝陵總兵官徐治都永州總兵官李芝蘭各率兵繼進復慮楚省兵單檄汝南總兵官周邦甯赴楚應援下兵部知之十三年正月癸酉疏報賊兵

已抵清浪衛逼近沅州亟請大兵馳救
 聖祖諭令提督桑額領兵疾馳赴沅協同固守大兵即至庚辰疏報賊
 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沅州總兵官崔世祿被執澧辰路梗先是
 聖祖已命都統巴爾布等率禁旅先驅以順承郡王勒爾錦為甯南靖
 寇大將軍統大兵繼往征剿至是復於所領兵內每佐領先出驍騎二
 名以都統一員領之繼巴爾布之兵速往荆州并令都統巴爾布護軍
 統領伊爾度齊額司泰等於所領護軍內簡選肥馬以護軍統領一員
 領之繼前鋒統領碩岱之兵並馳赴荆州二月辛丑加毓榮兵部尚書
 銜以從前招民議敘也丁未疏報吳三桂遣偽總兵楊寶應犯常德其
 父原任廣東提督楊遇明家於常德遂為內應知府翁應兆從逆常德
 潰王子疏報吳三桂兵至澧州城外以孤軍不能迎敵退回荆州乞大
 兵官周邦甯自常德還至澧州城外以孤軍不能迎敵退回荆州乞大
 兵星馳勦禦甲寅疏報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以城叛降於賊
 巡撫盧震棄城遁三月壬辰疏報襄陽總兵官楊來嘉據穀城叛副將
 洪福亦叛四月吏兵二部會議蔡毓榮聞吳三桂反叛不能安民心固
 疆圉又不令提督桑額往守常德致常澧長岳相繼陷賊應革職雲南

貴州總督鄂善既奉命與蔡毓榮公議軍機地方失守罪亦難追應降
 五級調用得

旨蔡毓榮革職鄂善降五級俱留任戴罪圖功八月己未

聖祖諭兵部王師進勦湖南須用綠旗官兵總督蔡毓榮管轄通省可
 率所部兵隨王師協力平定地方是月毓榮報丁父憂

特命在任守制旋報吳逆賊黨盤踞南漳縣天門寨等處遣襄陽總兵
 官劉成龍分守不荆南道參政石琳率領官兵攻勦斬殺賊眾獲馬騾

器械安撫各寨洞九月疏報叛鎮楊來嘉等出犯南漳官兵奮勇力戰
 大敗賊眾陣斬偽弁兵因獲偽劊器械等物並下部議敘十月奉

命率兵會同都統范達禮等協勦楊洪二逆旋奉
 命赴岳州會勦湖南俟大兵平定湖南仍進勦楊洪二逆十四年正月

壬午毓榮疏報南漳縣點子龍虎等洞寨偽都司夏之琪等率兵民三
 千三百餘名投誠下兵部知之尋以吳逆賊兵固守岳州暫停進取奉

命以所部官兵仍回荆州二月疏言賊船往來長江狡謀叵測請令候
 補副將華善為岳州水師副將設兵一千五百名尚之禮為荆州水師

副將設兵一千名各為左右二營以資防禦

詔從所請三月疏報叛鎮楊來嘉犯南漳襄陽總兵官劉成龍擊敗之斬偽都司陳國俊焚賊屯糧逆眾盡遁又疏報三月初九日襄陽總兵官劉成龍進剿叛鎮楊來嘉逆黨偽總兵陳宗啟等於馬良坪燬其巢並下部議敘七月吳逆偽將軍張以誠王會等勾連叛鎮楊來嘉等侵犯南漳毓榮會同都統宜理布分率滿漢官兵奮勇鏖戰陣斬賊兵三千有奇九月丁亥甯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疏請設綠旗精兵七千名分爲援剿二營設二副將統之詔從所請其副將等官聽會同該督酌選才能補用尋令三營援剿兵俱聽毓榮管轄十五年正月毓榮疏報副將四什六等破叛鎮楊來嘉於黃寶山殺獲無算九月疏報叛將洪福等出犯均州駱駝嶺地方副將四什六等率滿漢官兵破之追至芝河大殪賊眾奪回難民並下部議敘十七年三月庚子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勒尙善請調綠旗兵五千入湖破賊奉旨令毓榮率標兵三千并荊州隨征綠旗兵二千馳赴岳州與尙善協力攻取岳州閏三月疏報叛鎮楊來嘉等雖經剿除餘孽未盡臣隨遣襄陽總兵官劉成龍招撫偽官兵丁共五千八百餘名下部議敘六月

毓榮兵至岳州初三日同討逆將軍鄂內等進泊柳林嘴君山二處賊兵乘風齊來毓榮等令各路兵船分道迎擊用礮擊沈賊船擒斬偽官兵丁獲鳥船及偽劊器械等是年吳逆病噎隔死於衡州賊兵敗退猶據險相拒毓榮疏言大兵進取辰龍關必由楓木嶺一路齊進請專責一人總統至是議政王大臣等以蔡毓榮周有德二人請

旨簡用

聖祖命毓榮爲綏遠將軍賜勅諭曰大兵進剿雲貴各路綠旗官兵必須專責一人總統調遣始克允濟特授爾爲綏遠將軍總轄常德武岡等處所有各省調撥官兵及湖廣全省綠旗兵馬聽爾酌量調度前進底定疆圉總督董衛國周有德提督桑額趙賴周卜世俱聽爾節制一切平定雲貴及勦撫事宜惟爾專責至楚中現任文職官員聽爾遴選賢能攜赴軍前調用如有能備芻糧克濟軍機及官兵有能首先奪關冒險直入擊敗賊眾者爾卽開列勞績具疏奏聞論功加等議敘如有臨陣退縮運糧遲誤者副將知府以下各官卽以軍法從事其以上各官指名飛章參劾從重治罪水陸兵將不相習者爾卽具奏酌行更調爾定期恢復地方將破賊事宜密行知會廣西陝西等處王將軍提督

等齊乘機會而行爾須嚴督兵將相機前進力行勦除毋得遲誤坐失
時會仍嚴加偵探毋致疎虞爾膺茲重任宜據忠竭力籌畫周詳勦撫
兼施早奏膚功以副朕簡擢至意十九年二月十三日我兵取辰龍關
抵辰州毓榮疏報恢復銅仁府瀘溪瀘浦麻陽三縣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八月甲子疏請招撫逆賊吳世璠兵部議從其請
聖祖切責之旋疏報叛鎮馬承蔭遣偽總兵劉應龍擁眾駐札梅寨地
方貴州提督趙賴遣官招撫劉應龍親率所部呈繳偽劄來降是月滿
漢官兵進取貴州定遠平寇大將軍固山貝子章泰疏言蔡毓榮奉有
調遣漢兵之

旨今進取貴州滿漢既以合兵若各自調遣彼此不相知會恐於事機
無濟

聖祖特諭蔡毓榮進取貴州凡屬軍機俱關白大將軍商酌行之九月
毓榮疏言臣已統兵入貴州境恐大兵進征之後內地兵單請調提督
徐治都駐常德防守

詔從所請時瀘州永甯敘州諸處俱為賊陷已降之總兵譚洪等復叛
夔州府民亦變亂徐治都奉

旨會同將軍噶爾漢等勦賊乃令襄陽總兵官劉成龍往鎮常德汝南
總兵官周邦甯往駐襄陽十月毓榮同大將軍等領兵前進抵鎮遠府
偽將軍張足法楊應選等夜遁恢復府城十一月甲申毓榮疏報山西
提督周卜世等於本月十四日進兵攻奪塘頭隘口十五日恢復思南
府得

旨嘉獎並下部議敘二十年春二月大兵嚮雲南進發三月毓榮等疏
報臣等統兵先後至雲南省城營於桂花寺二月二十一日逆孽吳世
璠遣偽將軍胡國柄等率馬步兵萬餘人出城列象陣拒戰我兵分隊
進擊自卯至酉大敗賊眾追至城門陣斬偽將軍胡國柄劉起龍及偽
總兵九員生擒六百餘人獲甲仗旗幟馬匹無算十一月逆孽吳世璠
自殺逆黨以城降雲南平疏聞

聖祖特諭吏兵二部總督蔡毓榮率兵勦賊直抵雲貴勞績茂著可復
其原官二十一年六月特授雲南貴州總督加兵部尚書雲貴督標向
設四營兵四千名毓榮以總督節制兩省險要之地況當新復之初苗
蠻錯處非設重兵不足以資彈壓八月疏請照各省總督設立五營
詔如所請九月又疏言金甸在金沙江之外舊係麗江土府所轄從未

安設兵汛自吳逆謀叛將地方割與蒙番為交好之計通商互市今互市雖經禁止而蒙番所設喇嘛營官尚未撤回欲議設兵撥防必驅其人復其地而後可據土知府詳稱願遣土人進藏致書達賴喇嘛宣示聖天子德威令歸還原地似應如所請藉此往回之間寢彼番目前狡謀備我師進取實計部覆如所請初吳逆鎮滇特設十鎮總兵官平定之後俱就芟除營協荒缺汛防空虛十月毓榮請酌定全滇營制疏言滇省東接東川西達猛緬北拒蒙番南達安南四圍邊險而中間百蠻錯處如猓獮熨民野苗等種類繁多最為叵測故無在不須控馭之兵臣等量地設防從長佈置分扼要害然後可經久無患如迤西舊設三鎮內鶴麗一鎮通臨西域控制金江獨當一面自應復設仍駐鶴慶承順一鎮守在天末地交緬甸並屬要區自應復設仍駐永昌查承順鎮兼轄之騰越一協順雲城守一營今遵部議復設無庸更議鶴麗鎮江汛綿邈緊隘甚多設兵二千四百僅足濱江守禦二郡彈壓其他要汛勢難兼顧查劍川州逼近石鼓一帶地方界接蒙番為迤西藩籬要地應設協守副將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劄劍川聽鶴麗鎮兼轄永北一鎮原由楚雄蒙景改為鶴麗永北既又由鶴麗分為永北彼時

楚雄設有援勦前鎮洱海設有援勦後鎮故永北鎮與北協同駐州城今援勦鎮營既裁則楚雄乃迤西九府咽喉且左有蒙化景東右有姚安接通建會而楚屬南安等處又係野賊剽劫之鄉誠為喫緊應以永北鎮改為楚姚蒙景鎮移駐楚雄控制姚安景東蒙化以北勝協改為永北協仍駐北勝州控制永甯土府並歸鶴麗鎮兼轄其洱海當迤西孔道楚雄蒙景鎮統轄四府鞭長不及若非另設官兵則一路塘汛虛懸而地方曠野無備應設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劄洱海聽楚姚蒙景鎮兼轄迤東舊設四鎮內開化一鎮向以羈縻之域改為節制之區叢山深箐接通交趾自應復設仍駐開化臨元徵江一鎮當四達之要會控三府苗蠻自應復設仍駐臨安查開化鎮向無兼轄協營臨元徵江鎮兼轄之元江一協新營守備一營合遵部議復設無庸更議曲尋武霑一鎮向駐尋甸控制曲武二府霑益一州彼因汎廣隘多土司黠悍故武定仍設援勦左鎮曲靖仍設援勦右鎮今既奉裁則曲靖乃黔楚通衢滇中東北門戶應將曲尋武霑鎮移駐曲靖但自曲至尋一路險僻自易隆抵普安衛數站要衝而尋城密邇東川有樹撤秧田空山伊吾打鳥等十數隘口俱關利害雖有兼轄之尋

霑遊擊一營而霑汎荒廣猶苦兵單計合鎮營之兵不能兼顧武定接
通建會有他頗普度撤馬等隘而祿勸則連撤甸猓羅元謀則通金江
有亦資等隘亟須守險且武汎上至祿豐接楚雄之塘下至安甯接雲
南城守之塘若不另設官兵何以分汎應亟設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
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劄武定並聽由尋武霑鎮兼轄廣羅一鎮原駐
羅平控制廣西廣南均屬要地但前六鎮既以難裁故臣等於無可裁
之中仰遵
廷議酌量裁此一鎮惟是各鎮勢難兼併而一州二府境土遼闊且羅
平路通黔粵汎接安籠彌勒十八寨爲土夷之藪時有跳梁應改設協
守副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二百名仍駐羅平兼控廣
西其廣南瘴癘之區直接泗城思恩等處而皈朝皈順富州一帶儂人
野類叛服不常且由皈朝以達架村直通交趾協兵未能兼制應設遊
擊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八百名駐劄廣南聽廣羅協兼轄此
又視鎮兵較減而於各地方必須者也以上除六鎮暨原設協營之外
凡應改設增設官兵皆臣等審量形勢萬難缺少且雖有增設之名而
較之滇省舊日官兵已多減省亟請

聖恩特允臣等所請早定經制於以建威消萌久安長治無難矣疏入
下部議並如所請毓榮在雲南撫綏甚力其尤關繫地方者有籌甸善
後十疏一曰請蠲荒賦言滇爲逆踞竊有八年自王師南征遺黎飛芻
輓粟黽勉急公今弊政悉與革除康熙二十年夏稅已蒙蠲免然積患
既深療治匪易去歲軍糈召買米價日貴賠累日多買價已倍于正供
運費更浮於米價每運米一石輒費至二三石不等每協夫一名月需
工食銀十數兩數月之閒斗米三兩無從購買迄今人無粒食野有餓
殍觸目憂心救時無策伏查順治十六年開闢雲南蒙
世祖章皇帝蠲免錢糧復發帑金賑濟滇之父老猶有能言之者今日
之引領待命固急於開闢之時自逆賊踞滇按地加糧按糧徵兵播虐
萬狀民不勝苦廢田園轉溝壑者已過半矣及我兵深入以來築壘挖
壕環營列柵近郊阡陌悉作戰場遍野榛蕪徒堪牧馬重以逆賊四散
潰奔如馬寶夏國相尤廷玉王緒胡國柱等所至輒屠其人火其居掠
其子女殺氣蒸爲疫癘死於刀鋸又死於疾病夫有人斯有土未有戶
口既非而田疇無恙者今二十年秋糧二十一年夏稅暨兩年條邊銀
兩凡係成熟之地現在之丁民既不遺餘力矣其各府州縣衛所申報

無徵地丁若復按原額追呼則滇民既無賑卹之恩而反得包賠之累勢必使未復業者聞風裹足已復業者馴至逃亡相應亟請蠲除陸續招徠開墾二曰請制土人言滇省漢土交錯最稱難治土目擅土自雄爭爲黠悍予之以職使各假朝廷之名器以懾部落長子孫然武不過宜撫宣慰文不過同知知府悉聽流官節制故不爲大患自吳逆搆叛悉徵土兵濫加土秩僞總兵副將僞參遊都守遍及諸蠻甚或充僞將軍僞監軍狂逞無忌迨我大兵深入鼓舞招徠各照僞銜換給劄付尾大堪虞查土官應否需用武銜業准部咨行查仍照舊換襲土職無庸復贅其大將軍等所給銜劄無分文武槩行追繳惟祈特沛恩綸各照舊襲職銜量加一等服色既奪其囂凌之氣復牖以章服之榮此制之安之一大關鍵也若夫善後事宜有當亟請睿裁者往則逆賊用土兵之力一任土人邀截道路搶掠莊村俱置不問土人有犯俱不關白流官徑自處決土人知有土官不知國法今請著令犯罪至死者械送督撫明正其罪至土司互相讐殺叛亂隨之故明沙普之禍可鑒請著令毋相侵犯其有稱兵擣毀者搗其

巢穴用遏亂萌或一土司有犯卽令眾土司環攻其有事而徵調不赴或觀望遷延者立逮而置之軍法如果著有成勞仍准論功行賞再請以

欽頒六論發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率生儒耆老傳集土人講解開導又查土官以世系承襲不由選舉勢利相傳不知詩書禮樂我

國家六法計吏土官不預無所懲勸請嗣後土官應襲者年十三以上令赴儒學習禮卽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子弟有志上進者准就郡

邑一體應試土官歲終開列所行事實申報督撫查核不肖者降革賢者增秩或賜袍服以示優異又兩迤土司中昔爲沙普併吞繼爲吳逆

殄滅者變亂之後枝裔各回故土土人俱以主事之今若編入里甲則漢夷雜處必有隱憂若以歸附鄰近土司尤恐所附者多強大難治臣

請稽其宗派取其鄰司保結果無虛冒准其一體報部襲職伏冀按臣所請特頒天語飭行斯遐荒之觀聽一新而夷俗之身心交戢矣三曰請靖

逋逃言聖恩下寬仁之令凡逆屬舊人及副將以上悉令進京參將以下分插

四省是於容保庶頑之中寓肅清邊境之意甚盛典也但賊兵四出原不盡在圍城之中各路陸續投誠多在賊黨解攜之後其閒觀望而逃匿者正不乏人迨馬寶等四散潰奔則鳥駭鼠竄之人又不知凡幾廟堂之上早已洞鑒故逆藩旗下官兵等事一案部議如有遼東舊人隱僻山林者令總督招徠又

恩詔普頒凡受逆賊偽劄畏死逃避今來投首者俱著免死臣宣布皇仁越今半載未據一人投首而已經起發者不無中路逃脫未經起發者輒復多方展遁大都迫於疑畏展轉遷延又有征兵奉裁將弁不能復制一經發遣乘閒免爰頗多缺望之私已絕懷歸之念無衣無食不兵不民脫有便利可窺豈甘枵腹自斃更有八旗僕從人等竟不隨師凱旋潛逃滇境或甫出境而拐帶行裝尋復逃回故滇省逃人獨多於別省雖屢獲解絡繹在途而林莽潛踪正復不少臣自受事以來通檄各鎮協營嚴飭諸路塘汛一體盤查并責各村寨頭人互相稽查更行各有司編立保甲按戶挨查煙戶既清奸宄無容身之地遁歸夷穴勢所必至則土司誠今日之逋逃藪也臣遍諭諸土司令清查境內懸首報之賞嚴容隱之罰亦既各分責成稍知禁令但此事關係甚大必

祈

特降明綸使知勸戒凡滇黔土司首解逆屬舊人暨八旗逃人至三十名逃兵至五十名者准其加職一級六十名百名以上遞加陞賞其所首解之人除逃人照例歸旗外餘仍仰冀

聖恩免其誅僇毋使其以畏死之故轉而竄入生苗則根株永靖矣如果無容隱即令具結存案具結之後別有拏獲供在某土司潛住者立逮該司治罪功罪一定逋逃必清至現在駐鎮八旗逃人仍祈

勅下鎮安將軍隨即移知督撫立行追捕毋致流入土司難於緝獲且逃人之姓名與逃出之月日俱有檔案可據則旗下指逃擾民之弊亦不禁而自絕矣四日請議理財言滇省賦稅無多每歲供兵俱仰給于協濟而遠道崎嶇未能朝發夕至今制兵歲需餉七十餘萬重以駐鎮大兵歲又需餉二百餘萬

國家戡亂之餘度支告絀難乎其繼臣周諮博訪因利於滇以佐協濟者有四一鼓鑄宜廣也銅鉛滇之所自有而滇人俱已用錢為便業准部行開爐鼓鑄矣今省局設爐十座蒙自局設爐十六座祿豐局設爐三座大理下關局設爐七座鑄錢無幾臣請省局蒙自局各設爐至二

十座祿豐局設爐十座大理下關局設爐十五座再請於迤東之臨安
曲靖等府迤西之楚雄姚安永昌等府酌量開局約可設爐三四十座
各委府佐一官董其事專責藩司總其成委官歲獲息一萬兩以上者
作何紀敘其有耗費工本剋削匠役廢壞錢法者作何處分著爲定例
以示激勸凡銅鉛悉令委官就各廠自行採買每百斤不過銀四兩毋
許分行州縣辦解苦累小民至民間應納條銀概以銀七錢三爲則制
營兵餉宜令銀錢各半兼支官俸役食及本省一切經費俱給全錢銷
算則錢之用日廣錢之息未有不日贏者再查蒙自一局前此吳逆鑄
出偽錢專發交趾以易交條銀兩蒙自迤南二百里卽交江之蠻耗設
有關口又水路二百里至地名壩灑立市賣錢交人喜於得錢蒙局因
以爲利自大師恢復滇省嚴行禁止臣思安南素稱恭順若因其所利
便使

本朝錢法通行蠻貊之邦尤見一道同風之盛合請設蠻耗巡檢一員
領貯蒙局制錢聽交人赴官平買或請

勅部行文安南國王將每歲需錢若干納價若干預行報部准令一年
二次委官赴蠻耗納價領錢隨到隨卽發回既俯順乎夷情仍無傷于

國體一礦硯宜開也滇雖僻遠地產五金先經廷臣條議開採部覆將
可否可採之處令督撫查明具題臣愚以爲雖有地利必資人力若令
官開官採所費不貲安從取給且或礦脈衰微旋作旋輟則工費半歸
烏有卽或源源不匱而山辟之耳目難周官民之漏卮無限莫若聽開
採而官收其稅之爲便也今除全書開載蒙自楚雄南安新平之銀鍋
等廠易門之三家老銅廠定遠之苜芄鐵廠仍應照額徵課無庸置議
外查呈貢之黃土坡昆陽之母子營羅次之花箐尋甸之迤曲里建水
之魯苴冲老鶴塘石屏之飛角甸路南之泰來廣通火把箐定遠之大
福山和曲之白露順甯之老陰坡俱有銅廠易門之新舊縣馬龍之江
路口尋甸之白土坡石屏之龍朋里路南之小水井陸涼之三山大姚
之小東界武定之只苴馬鹿塘蒙化之西窰俱有鐵廠羅平之愧澤河
建水之清水溝姚安之三尖山俱有鉛廠尋甸之歪冲建水之黃毛嶺
判山廣通之廣運南安之弋孟石羊趙州之觀音山雲南之梁王山鶴
慶之玉絲順甯之遮賴俱有銀廠鶴之南北衙金沙江則有金銀廠或
封閉有年或逆占既開尋復荒廢目今固米珠薪桂用力維艱然有此
自然之利而終棄之良可惜也宜專責臨元洱海永甯三道各按所屬

親行察驗分別某廠可開某廠不可開報部存案一面廣示招徠或本地殷實之家或富商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仍委廉幹官監收務絕額外誅求額內侵隱之弊凡有司招商開礦得稅一萬兩者准其優陞開礦商民上稅三千至五千兩者酌量給予頂帶使知鼓勵又嚴禁別開官硎嚴禁勢豪霸奪民硎斯商民樂於趨事礦夫既集礦稅自盈且予此輩以逐利之途而漸息其爲非之念是理財而兼弭盜之一法也一莊田宜變價也故明沐氏世鎮滇省置買莊田厥後沐氏淪亡凡據滇省者必貪之以爲利本朝開滇之始撥給逆藩遂致地爲藩莊民爲藩役藏奸納叛有由來矣既奉

旨悉歸有司給民耕種將數百年錮弊一旦掃除人心共快然而民賦之外另徵莊租則莊之名猶未革也查各莊額載籽粒原係折色銀兩自吳逆暴斂每銀六錢徵米一石勒令運解民不堪命茲已蒙恩悉除弊政則歲入本自無多且小民一種莊田便屬官家佃戶既非己產安能必其久遠臣查各省廢藩莊田俱經變賣滇南更始之會尤宜照例而行況滇人變亂數年多無恆產未有不喜於得業而勇於急

公者也今撫臣現委道員按莊丈勘臣請俟勘明冊報之日勅部速行變價按地則每畝可變銀四五錢至一兩有奇按糧則每石可變銀十兩至二十兩有奇各按等則納價免租與民田一例辦糧當差永除莊田名色約可得銀數萬餘兩其有逆中投入與賣入各莊之產一趨逆勢一受逆價既入莊冊卽係官田但除霸佔者還民其餘應一體變價又有先年入官叛產歲徵租穀無幾亦宜並行變價以佐軍需凡此所變價銀仍請酌量留滇永作錢本一荒地宜屯墾也屯田之法一以增賦一以節餉利莫大焉查兵丁有父兄弟餘丁請將附近各鎮協營荒田每名酌給十畝或二十畝臣會同撫提督率鎮將營弁設法借給牛種及時開墾俾在伍者無俯仰之憂有田園之戀斯兵心固而邊備無虞矣三年後仍照民例起科至於投誠兵丁安插爲民者既鮮恆業迄無生理宜令有司量撥荒田給令墾種爲業起科之後編入里中將見賦額日增奸回日化以上四事仰冀聖明採擇下令舉行則滇餉漸充而邊疆永賴矣五曰請酌安插言頃准部行凡逆屬真正家僕舊人俱撤回其滇省別省投靠之人釋放爲民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若投誠副將以上無分新舊悉令進京參將以下亦無分新舊安插四省者以彼爲逆賊濟惡之人務使離逆賊舊踞之地期根株清而萌蘖不復生也惟是偽參遊都守之中有外省客民阻留邊境賊執其人籍其貲給一偽割羈縻之者有土著居民爲賊按戶抽兵尋復按兵給割而籠絡之者更有偽將軍總兵副將當賊兵潰散之後未便孑然投誠遂不論是兵是民坐給一割倉皇投報希邀率眾反正之功者凡此偽割悉係虛名既非領兵助逆之徒或並未嘗食賊糧充賊伍今一概驅而去之似非矜全之意且此輩或有丁徭田賦現須供辦或有廬墓家園無從變鬻或有父母妻子未能攜帶又或無衣無食不保朝暮一涉長途殆無生理是既生之而復死之也自奉遷移之令紛紛泣懇臣思邊疆初復亟宜安定人心乃數月來人心皇皇俱以迫於遣發展轉逃竄官差四出捕亡騷然靡甯當亟議變通以副朝廷息事甯人之意臣請將偽參將以下果會領兵助逆者仍陸續遣發以符四省安插之部行其查明偽給虛銜委未領兵助逆及虛加偽遊都守實管偽干把總事者取具各鎮協營保結存案俱照偽干把總之例免其遷移以符雲南所立新人准其爲民之議此輩居滇日久深

識地理習知夷性置之行伍可以控苗蠻誰無鄉黨各有室家安於田里可以供賦役其有客民自願還鄉者給以印照聽其回籍事竣之日造冊送部查考既以目前之紛擾仍無貽日後之隱憂矣六曰請收軍器言滇省賊遺礮位藥鉛硝磺一切器械俱經查收題報而臣竊慮逆中先後潰散投誠冊內無名與投誠而自願歸農之兵原給賊械未必盡行投繳且吳逆構叛悉徵土兵給與軍器及各項火器甚多土人得未曾有投誠之後曾無一繳至軍前者臣已通行合屬文武衙門曉諭各軍兵互相稽查自行首報並通飭各土司及各投誠偽土將軍土總兵等一體清查然眾志難齊夷情多詐徹底搜求又慮地方驚擾合亟請

嚴綸誥誠勅部頒例俾漢土同遵臣非不知私藏軍器之條律文甚晰但邊疆初復與承平內地不同尤貴因時立法嗣後民藏兵器與非民而擅帶兵器行走者俱以賊論漢人私賣兵器及硝磺鉛斤與夷人者以通賊論各土司私藏軍器火器不卽投繳者罪亦如之其有私造軍器火器並擅差舍把出境私買硝磺鉛斤及成軍器火器者以謀叛論仍責成該管提鎮道府不時稽察按季取結存案一有失察嚴加處分

則兇器既除可以弭盜患遏亂萌矣七曰議捐輸言積貯為天下之大命況滇省山多田少民鮮蓋藏官無餘積雖界達黔蜀粵西三省而水不通舟山不通車從無告糴鄰封借資商販之事一遇軍需緊急則搜求易盡接濟為艱或罹水旱災傷則兵民皆困臣受事以來惟以積穀重農日與吏民孜孜勸戒而流亡未盡復業田地尚多拋荒小民方為旦夕之謀豈能餘三九之蓄即令倣常平義倉故事嚴督有司實心舉行捐積不過三五石十數石而止何補籌滇萬一臣查國家未用兵之先各省恤災修城曾開捐輸事例事竣即行停止但納粟拜官名器冒濫若生員俊秀捐納監生固係承平舊例監生捐納而免其坐監免其考職則事例盡有可行至現任官員捐納加級紀錄或遇過准其抵銷均有裨乎公家實無傷于政體合請勅部於先後諸例之中擇條款之可行者酌為滇南定例亟賜頒行惟是萬里遐荒米價數倍他省必將各款應輸之數酌減十之二三斯足鼓舞急公但得捐輸米十萬石分貯兩迤郡邑之間每歲出陳易新無憂紅腐遇征調則酌動以濟兵年饑則平糶以濟民稍俟民殷物阜更籌積貯抑臣更有請者全滇郡邑城垣自罹兵燹率多倒塌誠恐外番

生隙苗獮生奸亟宜及時修葺又各鎮協營兵舊日營房毀棄佔住民房甚至城內有兵無民若不將制兵另行安插百姓終無棲止豈能復業當此國用浩繁瘡痍未起公帑民力並難舉行臣請將事例定為銀米兼輸米以備積貯之需銀以供修城之用誠為兩便其營房或令地方官捐造照例邀紀敘之恩庶廢墜舉而財不傷邊備修而民不擾矣八曰請弭野賊滇省自恢復之後流亡漸集耕鑿方興乃滇人猶竊竊為慮者以魯魁山野賊未除終非久安長治其初係新嶺阿蒙土人嘯聚窮山為盜因其出沒不常居止無定故名為野其倚魯魁為狡窟者魯魁在萬山之中跨連新嶺蒙元景楚之界綿亘廣遠林深箐密其內則新平新化元江易門礪嘉南安景東一帶地方賊皆可入其外則車里普洱孟良鎮元猛緬交趾一帶地方賊皆可出故防之甚難而剿之亦不易明時流賊入滇沐氏勳莊之人趨附入山賊黨益熾剽劫鄉村殆無虛日小民畏賊如虎相率納保頭錢保其不來劫殺自本朝闢滇南賊稍斂戢然索保未已滇人之苦莫此為甚康熙十年經前督臣甘文焜具題部覆定期進剿而吳逆包藏禍心養寇自重詭言蒙番入犯此案俟之來年及來年吳逆反授賊首勒昂為偽守備改名

楊宗周尋復授爲兩新僞忠順營副將而以其頭目普爲善李商義方從化爲僞都司每年按季額納皮盔銀兩縱賊四出每村給一木刻派定包頭銀十數兩二三十兩不等豬羊雞酒索取無厭稍有不遂劫殺隨之於是流離之民暨相近野賊之民樂於附賊八年之久亡命愈多全滇各府州縣村莊聽其索保者十之八九至康熙二十年二月大兵入境吳逆賊黨潰散野賊乘機肆掠兩逆男婦子女牛馬財物擄入賊巢無算仍將人口勒銀取贖及大兵已抵雲南城下楊宗周乃呈繳僞印僞劄普爲善李商義方從化亦各呈繳僞劄遣人投誠大將軍貝子因換給楊宗周兩新土副將銜劄普爲善等各給土都司銜劄令其約束夷眾督辦兩新年額錢糧一年以來震懾天威罔有越志臣更開誠布公飭令洗心滌慮安分守法據報逆中竄入之徒悉已解散回籍從前被掠未回人口亦經陸續查出逐一開報送交新平收養諭令難民認領甯家彼果回心向化則莫非天家赤子可以不事征誅如其故志復萌一有蠢動一面題報一面調集土司選撥官兵分道進討奪其巢穴斬其根株仍擇其可以駐兵之處移兵坐鎮永除後患九日請敦實政滇省界在邊荒甫離兵燹迥非承平內地

可以優游坐理一切整頓地方撫綏民生務以實心而行實政無如官斯土者以瘴癘易侵荒殘難起率多旦夕求去之思否則守邊俸爲待遷之計自非嚴申課績之條未易起積惰而成長治也夫所謂實政者一在復丁田一在廣樹畜一在裕積儲一在興教化一在嚴保甲一在通商賈一在崇節儉一在除雜派一在恤無告一在止濫差凡此十事臣既董勸兼行然非天語特頒無以發其震動恪恭之氣卽其間已有通行定例尤必部行申飭特示勸懲嗣後凡邊俸已滿二年卽按十事考其實蹟果其田疇闢戶口增樹蓄蕃積貯裕化民成俗靖盜弭奸市肆殷盈奢侈不作正供之外纖悉皆除無告之人全活甚眾官差終歲不及州縣鄉村是爲真正循良督撫臣查明奏聞部臣核實請旨優陞以示鼓勵如其以上十事爲具文閱二年之久而迄無成效亦聽督撫臣題報分別處分斯邊夷爭自濯磨共勉於實心實政而殘疆日有起色矣十日請舉廢墜殘疆初復必百廢俱舉而後庶績咸熙臣前疏捐修城垣捐造營房之請俱從整理地方起見准部覆遵行乃更有定制久湮關乎政治之大亟宜修復者又有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與

雖有定制不可以久急宜斟酌變通以免廢墜者如郡邑之有學宮所以興賢育才滇自吳逆之亂八年之久僅存斷瓦頽垣當此大告武成之後正誕敷文德之時若復聽其榛蕪不為整頓非所以昭示遐荒振揚聲教臣雖勉力捐資倡率而物力凋弊甚費經營自必特行鼓勵之典使出其好義終事之誠合無請

勅部議如地方官有能獨任興修勿煩旁助勿動民力捐銀一千兩以上及大小各官捐助銀一百兩以上紳士捐助錢穀工料值銀三十兩五十兩以上者作何分別敘錄頒示遵行仍俟通省告成將各捐修數目職名動用工料價值核實題報斯文治重光而太平有象矣又如官僚之有衙署所以臨民出政自吳逆移駐之初省城大小衙門悉被逆屬佔為私第奉命而臨茲土者驅之城外僦居關廂失蠻貊之觀瞻毀朝廷之體制今恢復之後城內基地茫無可尋臣與撫臣暨各文武官弁不得不住賊房為一時權便之計然衙門之規制未備殊礙關防僚屬之居處既分恐荒職掌倉廩監獄不能附近未便稽查如苟且因循非百度維新之意臣思賊遺房屋業經撫臣造冊報部例應變價入官但省會必無承

買之人有司更無求售之法與其日久傾廢何如撥為衙門如蒙

睿鑒允行除逆藩偽府外容臣與撫臣酌量大小從公分撥聽各官自行捐資修改永作衙署餘者徐圖變價分析報核斯創建不煩而規模永定矣此二事臣所謂定制久湮關乎政治之大亟宜修復者也若夫通省稅糧既有成額其開本色折色起運存留應有定制乃全書開載則有九錢一石七錢一石及五六錢一石不等之例謂係本色則既分列銀數於米數之上謂係折色則又仍列米數於銀數之下本折似無一定官吏因以作奸米賤則徵折色米貴則徵本色罔上行私有由然矣況稅糧歲額無多不過以本地之糧供本地之兵故從無起運之累前此大兵進剿責令隨地應供事出權宜今底定之後留滇大兵暨督撫兩標官兵並駐會城一郡之米不敷一歲之用不得不令兩迤各郡運省接支然各郡同一額糧誰宜留給鎮營誰宜輓輸協濟民間謂非成例告苦告免而派撥之閒吏胥易於操縱臣所謂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者此也合請

勅部按滇省全書九錢七錢等米三錢二錢等麥確定本色折色行臣曉諭各屬軍民以杜有司私擅改徵之弊仍請

勅下撫臣接通省制營歲需兵糧若干將各鎮營同城及附近二三百里內稅糧照數撥給餘米及不係官兵駐劄並與營鎮寫遠地方之米每歲照省城時價報明戶部改徵折色解省專責糧道就近買米供支大兵以免殘黎遠運之苦先將派定撥給折解數目造冊報部著爲定例或俟大兵全撤之後將折解者仍徵本色聽各屬貯倉以備邊儲再俟二三年倉廩既盈永行折解充餉斯國計民生兩有攸賴矣又如站夫工食各省雖多寡不等要在足餉其口在站應差偶有逃亡截曠募補滇省非民稠之地別無應募充夫之人往例悉由里民派出赴站而食用之資常數倍于他省故里民幫貼之費亦往往數倍於工食今兵燹之後募夫尤難里民衣食未充無幫貼站夫之力是必工食足贍而後上不誤公下不累民乃自省城以至平夷各堡額設工食每夫止日給銀三分不足買米一倉升以彼背負肩擔櫛風沐雨度山越嶺尙不謀終日之飽豈遑顧及妻孥勢必夫逃站倒臣所謂雖有定制不可以久者此也合請

勅部俯鑒時艱大破成例酌量增給各夫工食所費無多而所全於民命者大矣至黔省站夫其困苦視滇尤甚今每名每日止給米一升草鞋銀一分五釐并祈一例酌增永著爲例是尤黔民呼天延頸以待者也十疏俱奉

俞旨下部次第議行雲南至今賴焉先是大兵凱旋之後以鎮安將軍馬緝酌留禁旅駐防旋即盡撤綠旗兵兵力單薄毓榮疏請增兵部議准增六千九百名或於緊要營汛內兼併或另立營汛防守毓榮會商雲南撫臣王繼文提臣桑格等復加籌酌疏言滇隅要隘環數千里非逼鄰外國卽控馭蠻方若以准增之兵零星均布則勢分力弱非扼要制勝之策查援剿四鎮舊係總兵今當節省之日應止設援剿左右二協每協分爲二營設副將一員遊擊二員守備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二千名以左協駐尋甸州右協駐省城用供迤東緩急策應則防守者各得其汛可無調遣之憂而四應者另有勁旅可收電擊之效提臣駐劄大理獨當一面三營官兵未足敷用應仍設前後二營每營照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一千名足其營伍之數則迤西緩急可資策應鶴麗一鎮爲第一要隘現設制兵止左右二營勢力輕弱今應設中營增中軍兼管中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增兵六百名共成三千之數則沿江隘汛可締防維撫臣

制居省會與臣同城然臣總制兩省緩急有當躬行之處撫臣即膺居守之責現設兵一千五百名難藉防禦應增兵三百名將弁仍舊此臣等僅就准增兵六千九百名議設議併量爲居重馭輕之法若照邊隘均攤增置則此兵未敷分布至於無提二標鶴麗鎮標所增兵丁馬步戰守各照該營制額其援剿二協非株守一隅之師祈恩全准戰兵馬三步七庶營制雄整而呼吸可資實用疏入並如所請二十二年十二月復會同

欽差兵部侍郎庫勒納題定平遠大定黔安官制言三處原係永安宣慰司安坤所屬咸甯一處原係土知府安重聖所屬自康熙四年改爲四府設立流官相安已久糧差諸務並未違誤不便復設土官詔如所請二十五年內轉倉場總督戶部右侍郎又轉兵部左侍郎尋以罪革職發遣口外未幾

召還康熙三十八年卒毓榮任雲貴總督時值逆藩初滅地方新定墾地皆赤傳檄招徠令民各復舊業每戶給銀三兩助其結宇仍給牛穀勸諭耕種俾不至流離失所滇之士民感其恩德公請崇祀名宦祠光祿大夫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朱公宏祚行狀

會祖志高妣劉氏祖仲卿妣劉氏繼劉氏父美先妣姚氏

本貫山東東昌府高唐州

公諱宏祚字徵蔭一字厚菴姓朱氏朱姓出邾子國卽今鄒縣高唐地近之故知其爲公族也會祖以來隱居不仕皆以行誼有聞于時兄弟五人長諱光祚選貢生封儒林郎內閣中書舍人次諱昇祚副榜貢生次諱昌祚仕至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階光祿大夫謚勤愍次卽公次諱不祚州學生早世公以崇禎庚午正月五日生于州里之居第當其始誕里人張蒙來告太公曰吾夜夢入東嶽廟見帝君閱簿云朱家積德生一舉人矣太公遜謝之公生值喪亂崇禎壬午

王師徇山左勤愍公相從北去兄弟分析家室漂搖竄身南北不常厥邑順治乙酉我

朝定鼎始返故鄉適勤愍公扈從入關旋以假歸家人復得相聚丁亥里有寇警遂移居會城於是朱氏又爲濟南人及秋省父兄于都門時桐城程太常一見奇其貌曰此國器也能從吾游當有以發之公因請

業其家未期年而學成明歲歸山東遂補博士弟子年十九舉戊子鄉試張君之言至是而驗辛丑勤愍公巡撫兩浙復總督三省以八旗屯田事爲民請命廷權輔指被逮公相從請室視飲食臥起出則納橐饋詞緩急營救百端竟不免丁未

上親政復勤愍公官諭祭賜諡授嗣子大理寺卿公之事始畢庚戌乃就選人爲盱眙令僅四年以治行卓異徵戊午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庚申遷貴州司員外郎辛酉遷兵部督捕司郎中癸亥陞直隸天津道僉事乙丑晉直隸守道參議總理八郡錢穀丁卯

特命巡撫廣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己巳署兩廣總督事壬申又命總督閩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甲戌以大計繕疏失辭免歸庚辰奉

命分修南河九月九日薨於淮安之高良澗年七十有一公之居官也以廉飭勤自約敕所至有能聲初莅盱眙知其所苦在徭役卽爲正冊籍清弊覈隱使不偏累無藝之征並耗銀悉除歲爲邑省雜費萬餘兩俗尙氣好鬪民閒或詬誶輒自殺諍訟無已公嘆曰是不可以柱後惠文治也反復諭以律例俗大變且聽斷嚴明兩造之頃不數言而決咸

搏頰稱快故終公任無投府辭者早曠歲歉公已爲申請邀有蠲賑之旨公度民飢不能待公自假貸二千五百金煮糜飢之鄰封就食者常數萬人訖無流殍是時蝻生滿地飛蝗忽至蝻皆附翼以去歲則大熟有麥秀三岐之異督撫會薦下

詔褒之大計復舉卓異

賜蟒服尋以臺省闕人被徵入都時從子紱官大理卿應避親嫌遂補西曹發摘奸伏如神冤獄多所開釋律無成例者亦參伍情法衷而濟之高下稱平秦中有逆案其所牽累應流者身故無子巡撫咨請何以厝置其妻公曰按律謀叛知情者杖流之獲罪旣同則獲免不應有異是後本人身死有子者流無子者免遂著爲令又有殺人者身死其妻應戍巡撫以其舅姑年老請留養大司寇曰例有子養親亦有婦養親乎公曰卹及癯獨

朝廷法外之恩也父母舅姑等耳子與婦何擇焉竟得留養旗人有典民戶全家者後易質劑賄掌吏竊印鈐之將乾沒爲奴公取驗司城印歷知其僞吏及旗人抵法十三人皆得脫去其矜慎庶獄皆此類也當任督捕僕區法嚴告密旁午一涉株連家立毀公執法嶽嶽使不得逞

保全甚眾在天津時有繪畫輿圖之

命撫軍才公俾領其事公戒車疾出東極海西盡邊城陟巉巖陵迅湍
曉霜宿霧不敢告勞凡阨塞要害名區殊境居人有自少及老不能攬
其奇名其勝者纖屑必錄稱職方善本焉保定衙署舊設銀工用別真
贗其人多奸猾且與蠹胥及舍人子內外句連索賄不至雖精鏐必爲
再鎔折閱無算公曰銀之美惡吾自能辨何須若輩立斥去之丙寅
命蠲直隸八郡賦部文誤遺宣府公謂此亦直隸地也爲申請並蠲任
縣水淹地七百八十餘頃甯晉一千四百餘頃皆請除其田租地近輦
轂有應供尙方及協運灰車等物皆取辦俄頃動數千金悉爲釐正裁
革陵工米豆時直踊貴內部奏銷仍循成例致遵薊豐順諸州邑有司
遺累代償或萬金或數千金至有不能保其妻孥者爲原赦獲免宣永
諸郡兵餉舊撥順德廣平大名三府運給道遠期迫艱于奔命公請先
借支道帑以大名諸餉補之公私稱便公歷官既久聲蹟茂著不惟公
卿推轂亦且簡在
帝心故粵撫闕人卽以命公旨自內降不由廷舉陸見之日
上屢命之前霽顏清問公奏曰廣東要地大亂初平臣肩此重任至彼

當爲人所不肯爲不敢爲者以圖報稱

上諭曰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要須從容安靜始終如一又
召入內廷密諭良久賜殿馬以寵其行又賜千金爲行李費抵南雄首
革庾嶺役夫役夫原無額設用則取邑民充之恐不時集日係累數十
人以待過客不勝其苦公勒石永禁並咨兵部使者出有驛站公費不
得于僱役外輕用一人先是粵東軍興芻蕘屏履之需征至百萬餘金
公亟罷之臨高澄邁吳川諸邑殲于兵燹邨舍爲墟疏請蠲賦以招徠
之流亡者得復其故業鹽法之壞由于藩下奸人逆藩雖平其害猶烈
公分剖利病以八疏入告一革除陋規一革除三年換阜一量地撥引
以清壅課一驅逐流氓另募殷商一巡緝私鹽當嚴專責一生熟鹽引
宜從民便一盤掣夾私偷販一酌定遠近鹽價皆切中機宜衛所屯田
舊例每畝徵米三斗三升公疏請照民田起科止徵八升二事格於部
議皆奉

特旨允行藩司錢穀有成數而無條目官吏得上下其手公令設簿籍
絲分縷析逐項割記多寡之數犁然紙上矣廣惠潮肇閒有駕舟行劫
者用藥迷人殘殺屢屢公嚴緝莫獲禱于城隍之神不三日其同伴自

首殲其渠而散其黨又以他盜尙多爲設五約以弭之域內遂靖公固嚴於緝盜尤惡誣良以爲盜者陽山阜商以倍稱之息沒人子女爲奴黎王璣輩糾結三十餘人入其家以快私憤有司以盜論傳大辟公鞫得實竟從未減逆藩尙之信就平逆屬已繁正法奸民猶告訐不已公上疏請嚴妄首株累之例其畧曰當藩醜方張投冒係藉者實繁有徒迨逆藩平定經刑部侍郎宜昌阿來粵察藩下人員應歸旗者悉已造冊解京冊內無名者釋放爲民二十三年兵部奉旨定南藩下官兵家僕及貿易人等除真正遼東舊人及價買之人外逐一清理發出爲民臣詳繹前後詔旨無非以諸人皆朝廷赤子不忍株累且十餘年來或經補伍或已歸農或死亡遷徙地方官無籍可考乃奸宄之徒視爲奇貨非在部出首卽赴有司告訐牽引欺誣不可窮究及事得白而官民之被害已深敢請

皇上垂仁格外下部定議後遇此輩除不准行仍治以妄首之罪則率土官民益頌

天恩之浩蕩矣疏上得請人心始定有訐某詩文語觸忌諱者公察其

作于前代法不應究立焚以消文字之禍

上念公勤勞于外壬申秋特遣內務府營造司員外郎董君殿邦暢春苑總管李君煦至粵傳

旨褒嘉勞問甚渥時以爲榮及總督閩浙飭營將整部武覈糧饟嚴扣

剋東南壁壘一時改觀監司守令察有貪汙立挂白簡前後彈劾不下

二三十人會兩浙薦饑有司議報富戶捐賑人情洵幾成大變臺灣

孤懸海外土著之民多業耕獵往往爲奸弁侵蝕公皆嚴禁乃止時有

廣東撫軍及鹽使者互訐之案

上命公往勘明年秋臺臣條陳太湖水利

上又命公相視報命悉稱

旨二役舊例皆差部堂大臣

上謂一時廉正無如公者故特旨命之未幾以大計疏內有地瘠民佻

四字不稱

旨罷歸公雖退而家居日以報

上恩爲念丙子大兵北征公輸馬贏二百餘匹以助轉餉庚辰春奉有

永定河急公之

旨公一至都旋奉

命分修南河地在淮安之高良澗公身自督理時當盛暑立烈日中不
去七月大水居室漂泊公坐案上以待水消督修益亟積勞成瘡遂不
起公爲人簡坦闊達矢口見臆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中實樂易不
藏伎過卽自解樂取人善不啻如己出今中丞彭公鵬公知之在其爲
令時一見卽語於撫軍于公論薦之遂成名臣居家極孝慈遭太公之
喪執禮盡哀以致毀得疾幾殆及太夫人喪亦如之其先兄弟羣從之
急逾于己從子紋早孤撫之恩意甚備婚聘費至千金他子姪輩成就
其功名婚嫁者非一人周給媼戚故舊多至不可數性尤澹泊無聲色
玩好惟喜讀書卽通鑑一編亦歲必兩周焉奏疏書牘口占立就文移
案牘皆目閱手批不假他人所著族譜簡而有法識者貴之公娶姚氏
贈一品夫人後娶蔣氏再娶王氏封一品夫人子男五人緡候選部主
事絳刑部貴州司郎中綱兵部武庫司主事九齡鶴齡尙幼女三人長
適候選州同知李庭蕙次未字次許字孫叔讓孫男五人崇簡崇道崇
謙崇勳崇敬女九人皆幼公薨之明年卜以十二月初九日葬高唐之
先塋諸孤以貞與其兄弟論交最久知公家事宜詳因出行實俾次爲

狀將請碑銘傳贊於當世立言之君子且以告諸太史氏貞不得辭遂
歷敘其履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著于篇謹狀康熙四十年九月乙
酉朔安邱張貞狀

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猗氏衛公既齊墓誌銘

李振裕

吾師中丞公卒之明年子訥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某原某阡走京師屬
振裕爲銘振裕公之老門生也於公卒爲位於寢以哭葬有日矣繫官
不得涖葬中心戚焉追惟公立朝事行眾所共見顧或未知其微宜爲
公銘者莫振裕若也其何辭公諱既齊字伯嚴姓衛氏世爲山西猗氏
人遠祖有諱庭芝及邦直者繼世爲學官以孝友教其家祖諱中夏以
子及孫貴累贈通奉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父諱紹芳起家進士
累官至浙江巡海道按察司副使誥授朝議大夫提督貴州學政士人
感之祀名宦祠以公貴累贈如其祖公弱冠成進士選內宏文院庶吉
士授翰林院檢討調霸州判官擢山東布政使遷順天府尹轉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改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謫黑龍江奉
特旨還里命分修永定河改修南河卒於淮上公少穎悟及長嗜學子
史百氏無所不通發諸心措諸事表裏洞達要歸於至誠毫髮欺妄之

萌人所忽不戒者公恍然若墜於淵至於禍福利害交乘猝至極天下
驚喜之變而無以加公處之恬如也以誠自結於
上故

上之知公者特深當其幾有所窒勢有所絀形迹且無以自白而肫摯
樸實的然無可疑其濱於危而卒以全由

上察其中也方公之撫貴州也黎平高洞苗金濤殺傷人吏捕不得反
殺吏公初至黔而知府副將日上書數十請勦專闕大帥主其事兵既
出疏聞於朝將吏張虛捷冒功公未暇覈遽以聞既而廉得其實即疏

自劾

上怒前後語不讎遣部院二大臣往按之會大帥已死乃決知府副將
及金濤而議削公官

上以其事重逮公抵京廷臣會議謫徙黑龍江此公得罪本末也夫將
士貪功罔上情所必有公非不能知然甯受其欺而不敢稍文飾以幸
無過蓋以爲一念欺主即朝廷寬貸之而天地鬼神不勝誅也蓋
上方罪公時已鑒公之誠矣踰年遂釋公歸及命諸在籍大吏效力河
工亦及公

上之意何嘗一日忘公哉初公在翰林即矯然思所以自立杜門誦讀

規切當世之務嘗上書有所建白議論侃侃

上於時已識公名以太母歿念父乞假歸居久之赴京補官

上欲試以事命視原品改外吏得霸州判官公奮曰判官職雖卑可見

諸行事不徒託空言乃召里秀良曹試而敦誨之成就其業以導愚者

民皆向方上官高其行數俾攝長吏篆至輒有惠政旗丁取子錢過倍

稱橫索無已公矛批其頰將牒刑部悔服罪乃止是時于清端撫直隸

特器重之會公丁父艱去欲薦未果比總督兩江薦四人其一則公也

公連丁父母艱服未闋一日
上御乾清門引見講官王學士尹方問其籍山西也顧大學士宛平王
公曰山西有一翰林曾外調憶姓名否王公以公對隨傳問九卿居官
何如僉對曰賢即論吏部服闋仍以翰林用由是知
上之識公久矣及補官吏部以公名奏
上曰此人宜於外任特授山東布政使由從七品遷從二品超十階前
此未有也公感
上知益自奮甫到官剗剔蠹弊老吏宿猾無所容其奸帖帖然洗手受

事郡邑長官正供外不煩輸一錢易於爲廉而又恥以墨聞無顏以承公皆變宿習作清白吏公又念教化爲治本建歷山書院講學課士其中設奎壁二齋略仿胡安定蘇湖學規之意朔望集父老子弟講說聖諭十六條旌孝子節婦以示獎勵他善政次第舉行文檄案牘旁午錯互中夜植燭省覽不少休護巡撫印者再殺人及盜重囚凡八十餘案屢更法吏時有所輕重株累廢業者數百人公裁其中奏當悉報可數百人者釋去皆泣曰生我者公也居三年山左大治遂擢尹順天公具疏請按行所部黜陟賢不肖上以爲無益不從然未幾遂擢副都御史會畿輔山陝蝗平陽以南尤甚令長虞勘驗率不報公奏議恤蝗災疏上以懸揣切責之然未幾又下撫黔之命一歲三遷皆不由廷推公方以懲直不得當

上意顧眷公益深公拜命泣曰

上之知我至矣以身報國遑他恤乎至黔謁父祠吏民指目曰此故賢君子也其治且教且養大約如山左之政而詳密過之未及一筭且有端緒被逮之日小民巷哭如失慈父母擁部使者車卻不得前隨其後

而送者千萬人抵楚境不絕向使公久於是職垂永利於無窮其得民更何如也然公蒞其地不久民乃追思患難中跋履駉瘞不少意非惠愛所布出於至誠能如是邪夫公起州佐典大藩光華發抒極天下之喜無以喻由是而志得氣溢者不少也而公之自下也彌甚及夫桎梏囹圄流離竄逐於荒沙絕域之地雖疾雷震霆極天下可驚者未至如此而未嘗怛容變色失其故常也大抵公存誠主敬之學本之孔孟程朱德性堅而涵養定其事與心協則行吾之所欲爲有徑遂而無委曲其機窒而勢絀則亦不肯趨利避害而惟矢吾心之不欺矢我心之不欺而後禍至而不懼害生而無悔罪譽積而神氣甯也

上之所以用公與所以怒公者固因乎公所自致而信公之不欺則始終無異焉嗚呼此可以定公之生平矣公在淮分修高家堰募民夫築周橋橫堤及清水潭隆冬盛暑風饕日炙督治無倦色病且殆猶強起視工可謂鞠躬盡瘁以死勤事者也公廣額豐頤秀眉疎髯爲人和且莊燕處一室中窮經纂言無虛日雖顛沛未嘗廢書居家建先祠修家譜置祭田義宅賑族之貧寡友愛同氣官二十餘年有祿俸輒推與之無私蓄與人交無少長貴賤皆得其歡心所著四書心悟二十卷小學

順治二年至康熙四十年九月十七日卒年五十有七夫人荆氏子四

人長議先卒次即訥增廣生次諫歲貢生次詢庠生女一孫女一銘曰

世風之漓玉表碁中公一其趨完然樸忠培塿之趾倏躋華嵩雲漢之

衢粹當雷風乍窮乍通大吉大凶守道愈篤以始以終惟公不欺惟

皇鑒衷釋罟滌瑕展能效功公如有年其不有逢歸誠修門返真太空

書銘薦辭泐於幽宮

光祿大夫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如龍墓誌銘 張玉書

如龍字見五陝西綏德州人壬子舉於鄉出葉忠節公之門逆藩煽亂

其黨朱龍將寇綏見五授兵登陴及大帥至為設攻守方略城賴以完

事聞即

命守綏以桑梓固辭改守灤灤有殺人而埋其屍者四十餘年矣見五

一夕宿逆旅恍惚有人訴冤掘其地得白骨詢之土人云此屋已十易

主矣詰最初一人遂吐實立寘於法昌平衛民有父子被殺者莫知主

名郡守使治之見五於道逢白馬少年云殺人者叔也公至其地詢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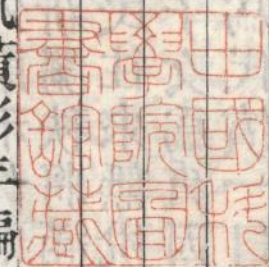
旁有張劉二姓張即其子之中表叔也訊之不承令私跡之二人相語

曰誰謂馬公察者易欺耳即執之一訊而服遷戶部員外郎刑部郎中
蔚州魏公為司寇真定梁公為司農皆深器之薦樞北新關秩將滿會
天大寒見五下令弛關禁譏察之外不收錙銖於是商民往來無稅者
一月擢杭州知府杭民稱貸于軍營期滿不能償則以子女為質因沒
入之見五白于將軍請覈其子母虛實令悉持券來官為代償一日盡
給之無留者民尸祝焉已已起拜浙江按察使海寇潘三者假貿易聯
絡鄰境欲謀不逞見五密偵得實白制府設策擒之殲其首從六人牽
連者七十餘人赦不問西興渡船貪利重載遇風多溺死見五立禁一
船無過三十人至今無漂沒者其仁而有威皆此類也踰年進本省布
政使故事屬吏有歲餽悉禁絕之康熙二十九年紹興大水公私赤立
莫可存濟見五檄十一郡合輸米二萬餘石按戶賑給曰是踰于歲餽
多矣 儀吉案黎洲有方巡撫江西時其柔剛與民休息仿白鹿洞遺法
建書院以教士之秀者嚴溺女之禁分給常平倉羨米以使無告者有
所養雪廬山白石菴僧冤獄脫無辜者三命再疏請罷追轉漕腳耗已
卯陞見

御書老成清望堂額以寵其歸時淮揚薦饑見五以西江連歲豐穰救

災恤鄰道也遂倡僚屬捐米十萬移賑之方見五守杭也以爭冤獄與
當事有隙後其人倉卒遇事舉重賞託見五事定還之封識宛然其人
媿謝欲以千金為壽不屑也少嘗游榆林道中拾遺金四百訪其主還
之見五廉以律已而寬于責人急于豪強而緩于小弱康熙四十年十
二月卒于官

碑傳集卷六十六



貴筑黃彭年編訂



70043364

